淨德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老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淨德集

(一)

呂陶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嗚呼。靖康丙午之禍。奚爲而至是極哉。熙寧當國者。患時舒緩不振。大爲理財拓邊之規。諸老臣不可。則援引少年銳于事者。慫恿附和。而小人徧中外矣。雖然。自熙寧至宣和五十年間。累聖賢明。固嘗用賢士大夫。而俱無改絃易轍之調何耶。夫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邪正並用。則小人卒以得志故也。元豐間棄置王安石者八年。有悔意矣。而執政皆其徒也。元祐克成先志。內君子外小人。天下稱治矣。而末年乃用調停之說。使其徒廁執政之列。紹聖遂熾然而作也。建中靖國。固已並用。無何愛莫助之之圖行。改元崇寧。蔡京當國。善類殲焉。不可復措手矣。中間雖一再罷京。用趙挺之、張商英輩。皆一出一入之人。何能爲哉。是以五十年間。有爲之君子。皆以邪正並用。竟墮小人網罟中。良可歎已。吾鄉有給事呂元鈞者。以賢良召試于熙寧初。極論理財拓境之非。雖爲外官。必行其言。無所顧望。暨召用于元祐。則專以判別邪正爲事。雖去國猶丁寧反覆言之。今以遺文攷其議論。但不使小人居中撓政。非有訐斥僇辱之甚激其狠毒之性。至儕類之失。亦不茍之。其用心如鑑之照。如四時之生殺。各因物之所當得者與之。而物之受之也無怨。亦無德焉。其守道如此。使得大施用于世。亂何自作哉。公于紹聖坐黨事貶湖南。後守潼川。拜崇寧改元詔。即乞身而歸。遺令不作碑志。休影滅迹。故崇寧以後。追貶不深。而復官亦不及。是又能以明哲

自全者。然至今卹典未及。無身後之澤。而名不登于太常史院。雖公韜晦本志。無所事此。而一世明德。嘗登禁從。後世無傳焉。此有係乎國體者。子孫之責。亦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以諸孫出其家集。使著于世云。

成都馬騏序。

淨德集目錄

卷一
奏狀五首
卷二
奏狀五首
卷三
奏狀四首
卷四
奏狀三首
卷五
奏狀八首
卷六
表十六首
劄子六首

卷七
表十二首
卷八
內外制二十八首
卷九
內外制四十四首
卷十
書七首
卷十一
申狀一首
卷十二
啓二十四首
卷十三
序七首
啓八首
記四首

卷十四
記八首
卷十五
論八首
卷十六
論六首
卷十七
論十一首
卷十八
論七首
卷十九
論三首
卷二十
策七首
說一首
策問六首

卷二十一
　墓誌銘二首
卷二十二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四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五
　墓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墓誌銘七首
卷二十七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八
墓表一首
雜著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一十首
卷三十
五言古詩二十五首
卷三十一
七言古詩二十首
卷三十二
五言律詩三十首
卷三十三
五言長律詩二十四首
卷三十四
行狀一首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卷三十五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卷三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卷三十七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卷三十八
五言絕句十八首
七言絕句六十首
七言長律詩二首
六言絕句十五首

臣等謹案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陶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歷官給事中。改集賢院學士知陳州。紹聖末坐黨籍貶。徽宗初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事蹟具宋史本傳。陶秉性抗直。遇事敢言。所陳論多切國家大計。其初應制科時。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

稱其有理。而卒爲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其知彭州。力陳四川榷茶之害。爲蒲宗閔所劾謫官。其召用于元祐初。又極指蔡確、韓縝、章惇等之罪。請亟加罷斥。其他建白至多。大抵于邪正是非之介。剖晰最明。而據理直陳。絕無洛蜀諸人黨同伐異之習。嚴氣正性。與劉安世略同。至哲宗親政之始。陶首言太皇太后垂簾九年。小人不無怨憾。萬一姦邪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政宜復行。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其後與紹述之說。卒應其言。其深識遠慮。亦不在范祖禹下。故其所上奏議。類皆暢達剴切。洞悉事機。蔣堂以賈誼比之。良非虛譽。其餘詩文。亦多典雅可觀。至學論二篇。力攻王氏字說。不遺餘力。尤爲毅然自立。不附合時局者矣。宋史藝文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其得見于世者。僅宋文鑑所載請罷黃隱一疏。今就永樂大典各韻內採掇裒輯。分類編次。釐爲三十八卷。雖以史傳相較。其奏疏諸篇。或載或闕。其應制科策一首。不可復攷。未必能盡還舊觀。然已什得七八。所闕者固無幾也。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臣楊昌霖

淨德集卷一

宋呂陶撰

奏狀

奏乞放免寬剩役錢狀【原註】熙寧十年二月十日

臣伏以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使民均出傭錢。雇人應役。即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法惟恐不能盡用。遂于一年合支役錢數外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蓋欲準備修葺橋道廨舍并買置什物之類。官中逐年支用雖少。民間兩科所出甚多。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以來。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千萬。推之天下。現今約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剩在官。歲歲如此。科出不已。民間何以送納。況今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蓋是現錢大半入官。市井少有轉用。臣愚深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伏乞聖慈。指揮諸路提舉倉司。契勘現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闕乏。儻發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力不至重困。

貼黃

朝廷如以臣言可采。只乞下司農寺取索今日以前天下支役錢外寬剩錢數。便見利害。

又

臣伏見二年以來。川中見錢絕少。物價減半。銀每兩絹每匹。各只直一貫四五百文。米每石一貫二三百文。其如免役幷寬剩錢。並依舊數送納。比之熙寧六年所出。卽似加一倍。若不契勘除減。深恐民間不易。

奏爲役錢乞椿二分準備支用狀

臣伏覩近制。役錢寬剩不過二分。此朝廷撫惠元元之意。最爲深厚。然於法禁有所未盡。不免重斂。蓋有司奉法太過。條目滋蔓。於雇役錢外。尙有數等。如耆戶長不雇而斂則有椿留錢。橋道廨舍之類。數年一修。而逐年計費。知縣簿尉三年一替。而每歲計署中什物。則有費用錢。非泛差出役人及起發雇人。則有準備錢。此外方始謂之寬剩。且如成都一路。每歲只合支募役雇食錢四十萬六千二十四貫。又椿留耆壯錢五萬七千六十二貫。又椿雜支錢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六貫。又椿起雇人錢一千貫。外更有寬剩一十二萬八千六百餘貫。其雙流一縣。每歲只合支雇役錢九千三百二十餘貫。更椿費用錢二千三百七十餘貫。外方有寬剩錢二千八百九十餘貫。以此考究。則雖云寬剩不過二分。其實不止于二分矣。臣愚伏乞聖慈指揮諸路提舉司。除實支雇役錢外。更出二分椿爲寬剩。應係準備費用等錢。並于寬剩二分

內支破。如此則朝廷實惠。均及生靈。有司奉法。不敢重斂。

貼黃

華陽縣昇仙橋一所。役法估計每修一次。斂錢一百貫。十二年中偶有損壞。支三十貫修葺。則是一千一百七十貫。虛斂入官。皆爲寬剩。推之他處。計亦如此多矣。

奏具置場買茶旋行出賣遠方不便事狀【原註】熙寧十年三月八日

今具本路置場買茶。往熙河博賣。幷盡榷諸州茶貨入官。便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致令細民失業。枉陷刑憲。大于遠方不便。謹具畫一條列如後。

一臣伏以國家富有四海。山澤之利。多與民共。自仁祖臨御以來。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貨法流行。德澤深厚。聖時盛事。高出前世。今天下茶法既通。而兩川獨行禁榷。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苟貪勞賞。而妄爲之。非所以紓靜遠方之意。況乎兩川所出茶貨。較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日月行照。文軌混同。法無二門。仁不異遠。豈可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于斯。乃爲害之大者。故臣敢先言之。伏望聖慈。特寬茶禁。所貴法令平一。以幸遠方。

一本路既爲置場買茶。將往熙河等處。幷逐旋取利。出賣之後。更不許民間夷私買賣。遂令諸色人告捕。依編敕禁榷茶法斷罪。州縣承此指揮。來累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馬吉等。爲夷私賣茶。被人告捕。有

至徒罪。各追賞錢。一路之民。遂生怨誹。蓋緣立法太重。有害于人。大凡官中原有之物。民間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只是種茶。賦稅一例折科。【原註】茶園稅每三百文折納絹二疋。三百二十文折納綿一兩。二文折納禾草一束。役錢一例均出。自來採茶貨賣。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是百姓己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一旦立法。須令盡賣與官。或敢私相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沒納隨行物色。別理賞錢。恭惟陛下仁聖卹物之心。必不如此。伏乞別立條約。以救苛刻之弊。免使刑辟滋彰。有傷和氣。

一本州導江縣蒲村堋口小唐與木頭等鎮。各準茶場司指揮。盡數收買茶貨入官。並已施行。民之受弊。大率均一。惟導江縣一處。尤爲切害。蓋緣本處是西山八州軍隘口。自來通放部落。入城博易買賣。其蕃部別無現錢交易。只將到椒蠟草藥之類。于鋪戶處換易茶貨歸去喫用。謂之茶米。或有疾病。用此療治。旦暮不可暫闕。今來官中須要現錢出賣。則蕃部難更將椒蠟等物入場博買。若于鋪戶處博易。則鋪戶價例自然增長。【原註】官茶每斤先收三分息錢。官中每斤若用一百文買。卽作一百三十文賣。若用五十文買。卽作六十五文賣。蕃部買賣。便致阻節。況茂州事宜之後。人情方始安帖。豈宜更使茶貨不通。別生邊事。

一茶園人戶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來隔年留下客放定錢。或指當茶苗。舉取債

負。準備糧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後。接續採取。乘時高下。相度貨賣。中等每斤之利。可得二十文。次者只有十文以來。累世相承。恃以爲業。其鋪戶收貯變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所以川中茶價。不甚湧貴。民間日用充足。今來既被官中盡數收買。價直一定。若將銀色準折。每兩須高擡四五百文。【原註】臣竊聞蜀州熙寧八年銀每兩官折二貫三百文。足市價一貫四百文。或多支交子。少用現錢。【原註】茶場司指揮成貫並支交子。餘零方支現錢。交子所支既多。錢陌又須虧折。則園戶所收茶貨。只得避罪納官。安敢更求餘利。一旦失業。何以爲生。臣恐戶口逃移。賦役失陷。漸由此起。【原註】臣竊知永興軍熙寧九年買獲並稅過客人茶貨共一百三十二萬餘斤。比八年計虧九萬餘斤。比七年虧二十六萬餘斤。蓋是園戶畏罪失業。造茶減少。是致稅數有虧。以此推之。則失陷稅賦。誠有其漸。又緣旋買旋賣。先抽三分之息。只此一事。極未爲宜。日來州縣逐旬。各申時估。或增或減。官司據以爲定。豈可朝貿一貫之茶。暮收三百之利。一日之內。貴賤兩般。則州縣所供實直。遂成空文。有司出納之際。乃同聚斂。且鋪戶既與官中出利。則民間豈有賤茶。日用之物。漸見不足。錐刀敝法。徒可斂怨。必非朝廷理財之本意。伏乞聖斷。特賜改更。

一本州所準茶場司。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指揮限半月令園戶鋪戶盡數出賣舊茶。不得夾雜。中官如限滿更不施行。如有違犯。並依法施行。臣雖即時行下逐處。然計其日限。令至三月十日已滿。緣民間累年積貯茶貨。準備高價。相度變賣。一旦偶因官中爲買新茶。亦不預先曉示。忽然責立近限。令將舊茶疾出速賣。若出限未賣。被人告捉。斤數稍重。即至杖脊。安有數日之內。盡底變易得行。舊茶因此大

段減價。無賴小人。輒有告捕之心。臣尋具狀稱。若只限半月。令盡數出賣。則必是減落價例。變轉不行。消失錢本。便見失所。兼慮纔出限日之後。被牙子或別人告捕。送官枉陷深刑。顯屬不便。又緣新茶與舊茶。色目不同。若將舊茶投稅出賣。則與官中收買新茶事不相妨。本州須至申明。欲令逐場一面收買新茶。民間出賣所有舊茶。乞限至今年八月終。曉示園戶。幷停塌之家。盡將赴場投稅出賣。令稅務公明聲說。給引前去破賣。仍乞指揮逐處官司。如有諸色人把捉到衷私買賣茶貨。切須辨認新舊。如是新茶。卽乞依法施行。若是舊茶。只乞罪在捉事之人。所貴積貯舊茶之家。破賣得行。不枉受罪。兩次申茶場司。未蒙指揮。若不許展限。則貯積舊茶之家。便見破蕩。如此措置。豈不害民。

一官中買茶。明收三分利息。方行出賣。沿路稅錢。盡已批過。更無分毫僥倖。商旅與販。必是細算不行。難以盡數販賣。竊聞蜀州永康一處。現今積壓茶五十六萬餘斤在務。臣料將來出賣不盡之後。則必積壓損壞。虧折官錢。若般往熙河。亦誤邊計。或仍舊停貯。則歲課不登。難沾賞典。建議之臣。必須均勻配賣與販茶之家。如此則他日鋪戶。不勝其害。伏乞指揮茶場司。具去年終已買及已賣數目申奏。仍令分析現餘茶貨。若經隔年歲。合如何變轉。卽自然見得此法可與不可經久施用。免令言利之臣。有誤朝廷大體。

右謹具如前所有茶禁不通。細民失業。刑辟太重。最于遠方不便事理。並已條析如前。臣竊見熙寧七年。

朝廷遣李杞蒲宗閔入川。相度買茶往熙河博馬等事。當時使者急于進用。不察事體。遂認定逐年息錢四十萬貫。應付熙河。後來運茶積滯。歲課不足。卽便擘畫。却于彭漢二州。逐年收買狹布各十萬匹。名爲折當脚錢。其實將布幷所得之息。充入茶利。自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原數。則乞雇回脚船車船解鹽入川。泊至鹽法難行。則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並行收買。前後乖錯。非止一事。只是切欲功賞。不卹民間弊病。臣愚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所貴遠方之俗。被惠安身。至如官吏費耗。道塗阻節。稅額虧損。得不補失。則臣不敢喋喋開陳。以瀆天聽。乞以臣此奏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相度利害。特賜施行。

貼黃

若蒙朝廷垂察。卽乞下本路取索熙寧八年九月分永康縣銀價比對茶場折銀貫陌。自見有無侵損園戶。免令將來高價折銀。虧損本州賣茶之家。

又

臣所謂得不補失者。竊聞永康縣熙寧九年發茶三百馱往熙河。除諸般費用及沿路批稅外。計算每斤已是一百九十四文足。其兵士請米猶在數外。不知到熙河貨賣。所得幾何。如此事理。亦乞朝廷體察。

奏爲茶園戶暗折三分價錢令客旅納官充息乞檢會前奏早賜改更事狀【原註】熙寧十年三月十八日

右臣先爲本路置場買茶。般往熙河。幷明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大于遠方不便。尋具畫一條列申奏去訖。愚瞽之言。必已上溷天聽。臣伏見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二分。須以一年爲率。蓋爲今年支出官本一百萬貫。至年終要見息錢二十萬貫。卽不是早買一百貫物。晚賣一百二十貫文。今來茶場司。却不以一年爲率。務將重刑立法。盡權民間茶貨入官。旋買旋賣。取利三分。或今日買十貫之茶。明日便作十三貫賣于客旅。或朝買一貫。暮作一貫三百出賣。日逐將官本變轉。殊不休已。其公牒行下州縣。乃云務令買賣通快。無致防滯錢本。則所出利息。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比于市易原條。自相違越。竊緣茶是民間日用之物。有如水火。一旦忽被官司盡數收榷。獨專其利。仍以嚴刑。過繩其罪。遠方細民。生長休息在朝廷恩德之內。豈識此事。兼據本州堋口鎭茶場申。自今月十日至十五日終。逐旋買到茶八百八十六斤。計本錢一百六貫三百二十文。隨日出賣。收到息錢三十一貫八百九十六文。別無現在。臣看詳上件申報。竊疑本處首尾六日之中。買獲茶貨八百八十六斤。隨日便賣了當。並無現在存貯。慮恐買賣之際。別有侵損官私。尋行體訪。乃是客旅幷牙子等爲見榷茶不許衷私買賣。一向邀難園戶。或稱官中高擡斤兩。或言多方退難。遂便于外面預先商量減價。其園戶各爲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情願與客旅商議。每斤只收七分實錢。中賣于官。所餘三分。留在客人體上。用充買茶之息。纔投場中賣了當。卽時却是客人明立姓名。正行請買。所以隨日賣盡。【原註】假如茶一百斤。每斤合

賣一百三十文。計價錢十三貫。其園戶既被邀難恐動情願只作十貫賣與官場。卽時却是客人納錢一十三貫。請買文歷雖正情弊則深。如此則是園戶只得七分價錢。暗折三分。官中雖得三分之息。自是園戶本錢。客人未曾出息。竊緣山鄉人戶。自來以採茶爲業。輸納兩稅。行之日久。必見窮困。誠可嗟憫。其如逐處買茶官司。多是畏懼茶場司威勢。務欲買賣通快。出得息錢。庶可免罪。以此互相欺誕。不敢申陳。臣伏謂園戶是國家兩稅土著之民。今來被好利之臣。設此弊法。要出息錢。却令商旅生弊。侵損兩稅人戶。最于遠方不便。又況隨日計利。殊無分限。顯是違越市易原條。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特降指揮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體量詣實。早賜改更。庶使王澤不壅。可救大弊。

貼黃

若官中實于客人體上收得息錢三分。則尙恐貨法不通。民受其弊。而況自是園戶暗有賠折。其買茶之人。原不出息。豈得穩便。

奏爲官場買茶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喧鬧事狀【原註】熙寧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今再具官場買茶收息太重。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及生喧鬧。晝一奏列如後。

一據九隴縣稅戶黨元吉等狀稱。自來相承山壩茶園等業。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剗。至立夏幷小滿時節。又雇召人工。趁時採造茶貨。逐日收來堋口。投場貨賣。得錢收買糧食。每一稱和袋一十八斤。內

除出上件破用并輸稅免役等錢。折除算計外。每稱只有利息一百五十至二百文以來。往年早茶每斤貨賣得九十至一百文。今來官中置場收買。每貫上出息錢三百文。招誘客人貨賣。其茶牙子并與販客人爲見官中息錢。却只于茶園人戶茶貨上估定價例低小。每斤賣得一百文以來者。現今只賣得六十至七十文。却將餘上價錢。令客人用作官中息錢。收買前去。以此園戶盤費不足。念元吉等家各只有此小茶園。並不種植得諸般苗色。又爲路途遙遠。往復相去本場約一百五十里以來。若此價例低小。難以造作。茶貨必見破敗。伏乞指揮。貴獲存濟。

一據九隴縣稅戶牟元吉等狀稱。自來只以佃食茶園爲業。其茶園偏峻。不任種植諸般苗色。逐年舉取人上債利糧食。雇召人工。兩季薅剗。指望四月小滿前後。造作訖茶。投場破賣。得錢填還債利。并送納諸般稅賦。若遇豐熟之年。米價平和。每袋上除折上件盤纏輸稅外。上頭只餘得利息一二百文。或遇年辰較惡。米糧價貴。天時亢旱。茶生短淺。以此數目減少。虛折薅剗盤纏。今蒙官中置場收買園戶茶貨。每貫上出息三百文。其茶每稱和袋十八斤。牙子只稱作十四五斤。若是薄弱婦女。賣時只稱作十三四斤以來。每稱約陷著一二斤。別無上頭利息。心極憂惶。昨蒙提舉推官躬親在茶場內看覷。收買茶貨。不與園戶分擘。逐處茶場時候早嫩粗細等第色額。只作一樣收買。去年時節。每斤賣得七八十文。今來只賣得五十文。除牙子錢。了收得四十七文。所有餘上錢數。令客人用作官中息錢收買。不

管園戶裹纏不足。若不具狀申請。竊恐將來轉見淪亡失所。本州所據黨元吉幷牟元吉等二狀。尋行遣帖堋口茶場。鈐束茶牙子並專攔等。不得準前大稱園戶茶貨。及剩除園戶牙錢。仍仰常切點檢茶貨粗細等第色額。一依自來價例收買。幷申茶場司。更乞措置。免致虧損園戶去訖。

一據堋口茶場申。據至德山人戶將到炭焙新茶赴場中賣後。却出納三分息錢收買。請引出外貨賣。又申。自三月二十一日至月終。買得第二等新茶。並是園戶馬吉等情願出納息錢。請引前去。

一據蒲村茶場申。本場逐日據園戶將到新舊茶貨赴場。隨日收買出賣。內有園戶自出納三分息錢。請引前去破賣。亦有客人在外與園戶商量價例了。却于園戶處除下息錢。投場收買。請引前去。不虛。

一據九隴縣園戶石光義等狀稱。今月五日。將到茶貨。投場破賣。每袋計一十八斤。和袋不委。茶牙子除折。只稱得一十四斤。其茶係第二等。每斤合準直價錢九十文。當日減下價例。每斤只收得大錢四十七文。至到十三日。其茶每斤係第三等。合準直價錢七十文。每斤又再減價例。又只作大錢三十七文。今來茶牙子收光義等茶貨。比前山下路人戶粗茶一樣。減下價錢。念光義等住處。係在後山。爲地土寒冷。以此至小滿前後。只造作得似前山第一等第二等茶貨。現在委的不依每年逐時等第價例。一樣取意團斷。卽光義等各爲雇召人工。每日雇錢六十文。幷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計一十八斤。切慮光義等家。向後必有失所。乞指揮本州所據園戶石光義等陳訴虧價事理。已帖

堋口茶場。仰檢詳承受前後所降敕條指揮。候茶園戶將到茶貨赴場中賣。請監官當面看驗。前山後山色額等第粗細。依自來市色實直。粗細逐時市價添減。兩平稱來收買。晝時當官支給價錢。卽不得容令牙子專攔等依前低作價例。只作一等茶貨收買。及非理大稱斤兩。致有虧損。園戶無致擁併阻節。仍仰出榜曉示園戶知委。如受此指揮後。却將好爲惡。將貴作賤。只作一等價例收買。致令園戶再有詞說。或因本州察探得知。其牙子專攔等。必當勾遣赴州報勘施行。官員亦當勘劾聞奏。仍取責監官幷牙子專攔等知委。仍仰本場分析。今月十三日因何將石光義等第三等茶每斤只作三十七文收買因依。幷兩次申茶場司。更乞措置。免致虧損園戶去訖。

一據管句堋口茶場祕書丞尹固。並濛陽主簿同共買茶薛翼等二狀申。今月十七日收買茶六萬斤。計錢三千六百貫文。支用茶本淨利錢併盡。遂于十八日申州乞相度支移交子六千貫文應副。十九日幷二十一日市收買茶貨。至十九日。天色纔曉。據園戶將到茶貨赴場中賣。當日巳時後。固等爲現請交子未歸。兼更值雨。遂向園戶道請交子相次回歸。及等候天晴與你稱茶。其園戶便自將茶直上來廳堆垛。團圍固等。須要稱茶及向牙人道。爾等當時通出抵產在官。今來官中無錢買茶。你牙人須著與我出錢買茶一市。固等各回廨宇及安下處。主簿薛翼行至淨衆院門。其園戶却致打本官手下公人。兼搀破薛翼袍袖。更尋牙人意要相爭。其牙人爲見如此。各自廻避。現不住差人四散尋覓。固等

切恐二十一日市別牙子買賣茶貨又慮園戶準前爭鬧別致不虞係屬人衆難爲止約乞差九隴縣官一員赴茶場告諭園戶三五日所貴曉會本州所據尹固辭翼申報尋體訪得今月十九日有園戶五千人以來投入茶場直上監官廳上止約不得致打公人幷毀罵官員蓋爲劉佐等起請須要旋買旋賣出息三分其逐場若盡價收買到恐客人與販無利將來出賣不行以此須至低估價例收買每斤委只及一半價錢又緣逐日買及萬數斤監官實難照管得盡其園戶既被虧損無可申訴遂便聚衆喧鬧人數頗衆難爲約束今來後山正當茶貨出衆時節切恐少錢收買準前爭鬧當州勘會前後六度支與堋口茶場交子現錢一萬一千二百餘貫銀一千兩其銀爲園戶不肯折請已分與九隴等縣出賣又爲市井絕無現錢因是貨賣未得外餘茶場司兌撥交子一萬貫文至今未到若得上件交子盡數支用亦只買得三兩市【原註】在州現今實直第二十七界交子一貫文支用第二十六界交子一貫文九百四十茶場司指揮作九百六十一貫文九百六十茶場司指揮作九百六十文用此亦虧損園戶之一端也本州雖已出榜嚴行約束指揮本處候園戶將到茶貨赴場即便依次稱來收買如是園戶準前要致打公人等或毀罵官員仰擒捉送州待憑取勘依法施行兼差九隴主簿勾龍驤前往曉諭同共買賣茶貨切慮園戶準前喧鬧別致不虞又差本縣令薛高三五日一次在前照管尋申茶場司催促交子並乞大段支錢赴州應副使用及令檢會本州今月十七日申石光義等告說虧價事理許令添展價錢去訖

右謹具如前所據茶園戶黨元吉等狀，幷蒲村堋口兩鎮申述，並已條列在前。臣伏見劉佐李杞蒲宗閔等，妄陳憑見苟希進用，盡將川茶禁榷，旋買旋賣，立法太重，取利太多，致令茶戶被此深害，遂于今年三月八日後來兩次具狀諭奏，乞賜更此弊法，以幸遠方。狂瞽之言，未蒙採納。方且日俟朝旨，俯就誅殛，而臣部內百姓，累有申訴，皆言被官場減下價例，大有侵損，以至嗟怨，聚衆喧鬧。臣雖嚴行約束，及差官同共管勾，須得相度茶色，添長價錢去訖。今若隱而不言，慮恐因此生事，上誤朝廷。須至再具論列，煩凟聖斷。蓋緣劉佐等起請要出息三分，若逐場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商旅計算不成，不願與販，則積壞茶貨，例被責罰，及于連人必著賠填，以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與販，變轉得行。【原註】假如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若便作一十貫買，則恐客人不肯用一十三貫請買，以此減下園戶價錢，只作七貫文收買，便于客人作十貫文請買。或是園戶自納三分息錢，請引出外。【原註】園戶茶貨須得中賣于官，若欲別處變賣，便成犯禁，無引不行，被此抑逼，須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臣僚恐出息不多，難沾賞典，空行文牒，督迫州縣。其實則任令減價收買，逐場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遭責罰，于繫人衆，深慮將來積壓賠填。一向刻剝園戶，州縣之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之。日久爲害轉深。恭惟陛下仁民愛物，與天地等，夙夜孜孜，講求治要。惟恐一夫未得其所，必不容此刻薄小人，苟希勞效，作爲敝法，以困西南生聚，有累聖政。衆所不平，臣愚伏望聖慈檢會臣今年三月八日，幷十八日，及今來所奏，早賜睿斷，特降指揮下本路監司或帥臣採訪利害。如臣所言有一事一件，稍涉虛誕，甘俟誅戮。若萬分有一可

以採用。卽乞更張茶禁。以便遠民。或限數收買。或量減息錢。則山鄉茶戶。不勝至幸。

貼黃

臣體問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每斤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賣。稍有厚利。如或朝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卽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住收買。放令夷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賣與客旅。稍助生計。亦遺秉滯穗與民之義。伏乞聖明。特賜採察。

淨德集卷二

奏狀

奏爲乞復置糺察在京刑獄司並審刑院狀

臣伏以聖人之政。以愼刑爲本。王者之居。以施德爲先。故于聽斷。尤務欽恤。設官創局。深有意謂。敢緣因革之理。輒議防制之宜。謹具條奏。

一京師之獄。自開封府、御史臺、大理寺諸寺監、開祥二縣。幷尉司左右外廂馬步等軍司三排岸、以至臨時詔獄、及晝監、夜禁等。無慮二十餘處。祖宗以來。雖極詳愼。然猶恐有司失實。而冤者無告。故祥符中。詔置糺察一司。以統制之。如諸路之有提刑。諸縣之有提點也。特重其職。不令司他務。得以專意于決訟報囚之事。其訪問則無賓客之禁。其巡省則無冬夏之限。耳之所聞。惟求冤抑。目之所見。惟審慘暴。刺伺防檢。深得其要。凡大辟獄具。本處先已錄問。乃申糺察司。差官審之。儻有疑慮。並許駁勘。或留繫之淹久。或處決之過濫。大則條奏辨明。小則移文戒督。而又廣闢治舍。標榜其門。被枉之人。知所赴訴。玩法之吏。不肆姦欺。明愼哀矜。于斯至矣。近歲罷歸刑部。謂之糺察。案止以胥吏三人主行其事。諸

處申到大辟文案。亦委郎官一員。與吏部所差之官同慮。不過引囚讀示。再取伏辯而已。其名雖存。其實已廢。緣刑部主天下獄訟簿書文牘紛委目前。雖強明幹濟之才。日力亦有不給。所以在京諸處刑獄無復糾正而察檢之。又況省部深遠。細民容有不知者。豈能皆詣長貳。求以自直。臣恐大衆所聚之地。或陷非辜而無以伸其痛恨矣。臣愚謂宜復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庶協先王閔庶之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

一本朝以來。大理寺主斷天下奏獄。而刑部覆之。故大理有詳斷官。刑部有詳覆官。葢化中因蕭氏之訟。論決非當。朝廷慮庶獄之不愼。始置審刑院于中書之側。以侍從領其事。設屬四員。稍增爲六。謂之詳議官。蓋議其當否而後行也。當時既有尚書刑部。而又置院者何哉。蓋以刑部受冤辭。主雪正大理審刑之失當者。不可亦與斷獄之事也。斷以一司。審以一司。雪以一司。前後相成。上下相制。所主不同。各得盡其心而舉其職。所以極愼重之意。元豐三年。始罷審刑院。爲刑部議司。雖移其名。而職任亦不改舊。官制既行。乃以詳議一司。歸于大理。改詳斷爲評事。改詳議爲丞。案牘上刑部勘當而施行焉。自此刑部始與斷案之事。大理刑部。責任既同。皆爲法守。讞議既定。一成不變。或訴理不當。則又委刑部受而治之。果涉枉撓。理當辨正。其刑部原斷之官。亦須開說。合行取勘。初則自斷。中則自雪。終則自劾。蓋非人情之所宜。萬一主者護短遂非。則理斷之人。何以伸其枉。臣愚謂宜復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

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寺丞六員爲詳議官。領職如故。其刑部以侍郎一員專掌理雪及餘職事則上順治體。下協典故。謹錄奏聞。乞指揮稽考故事。參酌施行。

貼黃

臣今所請。止罷刑部糾察案。復置糾察刑獄一司於外。所貴專舉其職。以防寃濫。卽於官制。並無妨礙。

又

舊置糾察司。在京城之東。所以京師諸處刑獄疑難者。有司皆言過東衙。方是了當。蓋謂文案既申糾察。而別不駁問。方可斷遣。以此推之。則糾察一司。于朝廷愼刑之意。深有所助。今雖差臺官一員。兼領刑察。緣自有職事。職任不專。恐未能盡知在京諸處刑獄之弊。若更置糾察司。亦不礙刑察職事。

又

寺丞六員。今在大理。別無專職。備員蒙成。何益寺事。

又

近日詳定案內。刑部雖分左右曹。左曹專斷案。右曹專理雪。侍郎各不通管。亦與當日審刑院之意同。然官局相近。吏胥相往還。其間豈無依違附合之情。姦弊多端。難盡檢察。莫若斷以大理。審以審刑。雪以刑部。則周防明愼。皆協于理。

又

今大理斷獄。每有可疑。而會議于刑部者。其狀乃云評事以爲然。丞以爲不然。少卿從評事。卿從丞。皆虛立兩端。務爲小異。以求合當日大理審刑各局之意。事類兒戲。頗非重愼。今若只于刑部分左右曹。以斷案雪罪。同在一部。亦如評事與丞同在一寺。深恐不能糾正枉濫之弊。

又

臣今所請。只乞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寺丞六員爲詳議官。卽非增置吏員。滋廣事目。伏乞詳酌施行。

奏乞降詔舉郡守狀

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爲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係。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爲半刺兩任有薦者二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戕民害物。十郡之中。常有二三。闕茸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惠養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淸明。百度講舉。憂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繁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者。皆循吏之效。唐之貞觀開元。號爲善治。大宗亦嘗自擇刺史。志其姓名於屛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册。足爲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乃詔近臣舉用。而監司

之選稍稍清矣至于郡守尤爲親民略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于通判資序人內歲舉堪知州者三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闕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即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以庇民循良之風無愧前古

貼黃

天下民事之重大則一路付之監司中則一郡付之太守下則一邑責之縣令如臂指之相附如綱目之相維國朝之制既舉監司以清一路又舉縣令以治一邑則一郡之守亦宜舉矣

又

自八路差注以來此選尤濫蓋于本道就短求長自知縣兩任則得爲通判自通判兩任遂爲知州其猥濫庸謬不可勝言今已收闕歸吏部似此等又皆可指占州郡之寄雖人材絕無所取而資任合入則不可不與虛授濫除生民何賴伏謂特立薦格以清其流

又

臣今略舉無狀之尤者數人望朝廷推其所爲即知可與不可爲郡輕濫之極理當革也王子文者前知華州每決打笞罪須經旬或半月方斷或有百姓過狀者子文先問其人年幾生月日時爲之算命告云爾星辰未佳必不得理且休過狀又因雜職行杖生疏子文下廳親決一杖示之其愚謬如此今

差知懷州霍唐臣者知眉州每公會設食須留數品折請估直有法司姓孫爲吏其兄在提刑司祇應每法司有過唐臣恕之仍告云我爲爾兄且放爾罪其猥下如此今差知海州趙衮者通判果州權榮州事一歲中爲鹽井破敗決一千六百餘人晝監夜禁常七八十人略不存恤以至爲子決父爲婦決姑及就兩州繁處各請供給其貪暴如此今知廣安軍張堯士者堯佐同宗之弟好誇族望輒敢以温成皇后眞容示監司又嘗差簿尉分往村鎭販買諸物圖市易之息日夕往還及百餘里而獲一緡之利又嘗有因病殺牛祭鬼而獲罪者堯士云爾雖有病何如且服藥休殺牛周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其庸暗如此今知彰州

奏乞放坊場欠錢狀

臣伏見近歲以來四海之利多歸公上官司之積動計鉅萬私室之有十已九空恭惟聖政日新德澤流霈窮幽極遠蒙被生成其事如大病之後偶得良藥以活其命有望更生而臟腑空虛支體瘁弱喘息之氣所存無幾切宜調護撫養俾就安完天下之肥然後可得是以堆垛市易義倉抵當免行之類凡爲聚斂者一切廢罷此誠德惠及民之深而與之休息也獨有出賣坊場一事最爲深害亦願體恤以慰其心其立法之初蓋爲在官司吏無有紀極百費浮冗貪吏從而侵漁州郡衙前既勒力役而所得酒權之利盡以奉于公家有至竭財破產而死于凍餒朝廷知其如此于是拘收坊場官自出賣所得淨利一以募

人執役。二以給公家之用。行之漸久。弊從而生。蓋小人之情。競利而不慮患。實封投狀。務在必得。既妄添所買之直。又虛增抵產之數。適值民間錢幣闕乏。酒貨不售。課利淨利抽貫。稅錢供納不足。纔出季限。又有罰錢。或委保百姓。管押綱運。其押綱之人。往往盜竊官物。走竄失陷。則須勒保人賠填。或原買價高界滿。無人交割。轉更拖欠。緣此數事。坊場多有破敗。乃至出賣抵產。以償官錢。或抵產價高。出賣不行。則強責四鄰承買。或四鄰貧乏。承買不盡。則攤及飛鄰。望鄰之家。抑令承買。或本戶抵產罄盡。尚欠官錢。則勒保人代納。亦須破壞產業。或虛指債負。妄起訟端。橫賴論索。郡縣急于官課。不問有無逋欠。遂使平人承認。械頸受箠。道路相望。囚繫坐獄。殊無虛日。其甚者至于自經溝瀆。鬻及男女。而猶不能免。大率一縣之內。中戶以上。因買坊場或充壯保而破散拖欠者。十常四五。官方如此百計督責。極力掊聚。而逐界所得實錢。十分只及五六。【原註】成都管內坊場第一界賣七十二萬餘貫。第二界六十六萬餘貫。第三界四十二萬餘貫。太率只收得一半入官。外餘無可催理。一則因元買價高。虛張其數。二則爲物輕錢重。酒無厚利。三則日趨困窮。難于償納。以此天下坊場錢積壓少欠。其數極多。神宗皇帝深知其弊。曾于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幷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放。及與展限送納。詔令所至。人皆鼓舞歌頌。以爲天地大恩。莫過于此。除已蠲放外。至今欠錢不下八九百萬貫。簿書之內。雖有現欠之名。刑獄之下。必無可足之理。方當陛下布政之初。聚斂刻剝之事。大半罷去。天下臣庶。欣戴稱頌。以爲仁宗復生。尤宜廣宣德澤。以慰其望。臣愚伏願陛下特降睿旨。所係今日以前。因買坊場拖欠課利淨利。

幷抽貫稅錢及過罰錢之類見勒買人或保人送納幷破賣抵產者並與除放庶幾窮困之人普沾大恩復遂餘生況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恭儉慈仁出于天稟內無土木華靡之費外無兵戈攻戰之賞四海所入國用豐盈雖放免數百萬貫逋欠如去泰山之一塵何闕于事且天下之務固有是非輕重惟聰明睿智能權而行遂中于理今放釋逋負以安生靈與督責收斂以廣用度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輕何者爲重權而行之正在此日又況冬春以來雨雪愆候祈禱備至未聞沾足則除放欠負俾民免于凍餒亦可以感天地之佑召陰陽之和使風雨時若也臣又聞眞宗皇帝嘗御偏殿親閱三司逋欠放八萬三千數蓋眞宗以逐次降赦放欠多爲有司廢格不行或根究追逮益爲煩擾故按籍引對而釋之臣願陛下遠法眞廟之恤民近倣神宗之布惠斷自聖意特行蠲放坊場欠錢天下不勝幸甚

貼黃

臣今所奏只是乞朝廷特放坊場欠負可與不可稟自聖明卽非衝改戶部條貫須至立法伏乞留中裁酌早賜施行

又

臣每見赦令放欠多爲有司百端抑遏追究根窮幸其稍戾于法遂不除放使聖朝仁澤不及困窮大抵人君發號施令常如震雷時雨不測而至則天下知恩出于上若委自有司毫釐契勘立爲條約然後

施行則弊生于下。有損治體。伏願聖慈。如以臣言萬一可行。卽乞將臣此奏留中作朝廷意旨降詔蠲放。不必付在有司。

奏乞相度逐界坊場放免欠錢狀

臣伏見朝廷德惠及生民多矣。臣下聚斂之態。亦已悛革。惟坊場一事。根株深固。條約交紊。猶有餘弊未盡蠲除。蓋累界放賣。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則有實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估直。詐通抵產之欺。其中則有淨利過重。月納不足。出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餘欠尙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迫。節目煩多。不惟酒戶。緣此困窮。抑亦平民。因而陂削。或繫獄。或受箠。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邑。無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多者欠至數千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幾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爲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愛。亦宜爲之動心也。昔者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于元豐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免外。仍與展限二年送納。去歲大饗肆赦。亦有權住催理指揮。委監司保明聞奏。當議等第蠲放。德澤之流。非不廣及。然而此弊終未盡去者。一則爲有司違慢詔旨。忘失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則爲物輕幣重。錢貨乏絕。或灾傷所困。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費。尙且不完。至于官錢。何從以納。況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業蕩盡。子孫淪散。虛載簿書。枉費刑撻。歲月愈久。

重不聊生。憔悴之餘。必無可得。臣愚伏願陛下推廣先志。霈發異恩。以遠近之差。爲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現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法簡易。不爲官吏之沮遏。聖澤寬深。遂除生靈之疲瘵。

貼黃

承買坊場之家。抵產物業。原價高大。爲近年物輕幣重。田宅鬻減價。今雖拘收在官。出賣之際。必不依得原估。官司仍於欠上理納餘錢。極爲騷擾。【原註】謂如抵產一處原估一千貫今只值七百貫卽更令納三百貫之類。伏乞特降指揮。應係囚坊場沒官抵產。並許依原估價直充折。庶寬民力。

又

又況第一第二界價虛而高。第三第四界價實而低。今第一第二界雖欠錢一二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增剩。況無可得。宜特蠲放。

又

若須候監司保明奏到。方議蠲免。深恐諸路遷延期限。或所見不一。及吏緣爲奸。別生事節。致使朝廷實惠未能均遍。莫若只以界限遠近。各與蠲減。所貴德澤早及細民。

奏乞寬保甲等第幷灾傷免冬教事狀

臣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于民。其一爲罷去二十畝以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爲不均。況今之教閱。官中不給錢米。一月之食。皆其自辦。夫有田二十畝之家。終年所收。不過二十石。賦稅伏臘之外。又令供贍一丁。則力亦難給。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講求利害。惟務其多。今雖將五等下戶。精專閱習。萬一或有調發。雖破竭家財。所得幾何。裹糧而行。豈不重困。臣愚欲乞于三等以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二爲陝西州郡。今秋雨澇。高原之地。雖謂順成。下隰之田。稼亦不善。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竊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須候災傷。及得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災傷縣分。並特免冬教。以惠陝西三路之民。不勝大幸。

貼黃

又況郡縣自來檢視災傷。多有通計一縣所放。立爲分數。如原管稅一千石。放及五百石。則謂之五分。即非以逐戶所傷。立爲分數。其被災既有多少之異。而通計一縣大數。偶不及五分。遂不免教。此朝廷之所當察也。如蒙聖慈。以災傷之故。不限分數。特免教閱。則朝廷武備。未爲廢缺。而生民受惠深矣。

又．

臣訪聞陝西諸縣人戶．爲田土絕少．雖家有三丁．有以田產微薄．陳狀乞免教者．幷有訴述本戶灾傷過多．但爲一縣總數不及五分．亦乞免教者．逐縣拘礙．條禁不敢輒行．伏乞早賜指揮．庶寬民力．

淨德集卷三

奏狀

奏爲緻連先知彭州日三次論奏榷買川茶不便幷條述今來利害事狀

右臣先于熙寧十年知彭州日爲見朝廷依李杞蒲宗閔劉佐等起請盡數榷買川茶收息出賣大于遠方不便幷據本州茶園戶屢有陳訴及爲堋口茶場減價買茶虧損園戶致有喧鬧遂於當年三月八日又本月十八日四月二十四日凡三次具狀論奏雖蒙朝廷施行後來續見李稷蒲宗閔陸師閔等貪功急利侵刻遠民阻節商旅增添歲課欺罔朝廷希竊恩賞措置乖謬遐方之人不勝其苦爲弊之極凡有十端一則是高估米價預俵與有茶之家名爲茶本及至納茶頗有賠費二則是蒲宗閔首議與販大寧鹽幷布等相兼取利充補茶息幷陸師閔置都茶場以博茶爲名盡買諸貨一如市易及典米收利以求出剩至令市井商旅動皆失業三則是般運不前往往是差雇稅戶多有騷擾復幷置茶遞鋪般載支費衣糧及于成都路差廂兵貼般力役勞苦走竄求死其數甚衆四則是將轉運司合收稅錢作茶司收到數目申奏及郡縣畏懼茶司事勢以稅錢爲息錢上下表裏敢肆欺誕五則是通判知縣簿尉監官計賣

茶息錢。與牙子等均分。隳喪廉恥。六則是有茶及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運司奏明差注。其間差注好利少恩之人。貽害遠俗。七則是監發茶綱官員。幷兼監知縣。推賞過厚。極爲濫溢。八則是私賣茶之人。幷透鋪轉送茶司。文字運限之法太重。細民相率枉陷深刑。九則是秦陝客商。皆不入川販茶。虧失沿路省稅。十則是增起陝西賣茶價直。遂使民間當此闕錢之際。更食貴茶。凡此十事。皆是臣熙寧十年論奏後來浸生弊害。歲月愈久。爲患愈深。近者伏聞朝廷遣使入川。按察茶法。所有昔年三次奏狀。幷今來條析利害。備錄繳連在前。

一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與元府三泉縣人戶。多以種茶爲生。有如五穀。自官榷以來。重法拘制。不許私相交易。被官中抑勒等第。高稱低估。每斤只得半價。須至賤賣入官。亦有彼此侵害。情願斫伐茶苗。被捉送官。又吏科罪。怨嗟無訴。已及十年。幸而屢歲豐熟。糧食頓賤。可以度日。間或歲歉物貴。茶價獨賤。則園戶大見失所。多有爲盜。久爲川蜀之害。

一茶司每於秋成之際。收糴倉米。高估價錢。俵與茶戶。謂之茶本。不願糴者。例須支俵。假令米一石八百錢。卽作一貫文支俵。仍出息二分。計一貫二百。其買茶每斤直八十文。只折四十文。借端刻剝。大率類此。一茶法許增息二分出賣。緣茶司違法。別作名目。收及五分以上。或加倍以來。只如雅州茶每斤三十文者。計一百文賣。二十文者。計三十四文賣。十八文者。計三十二文賣。乃是賤買蜀戶茶貨。過取

貢人息錢。兩有侵損。【原註】有息錢、頭子、長引錢、稅錢、牙錢、打角錢、凡六等。

一名爲茶法。却販布幷大寧鹽及陶器。幷運解鹽入川。相兼收受。近更置博易茶場。買絲綿紬絹紗羅綾布金銀楮皮牋紙香藥米豆等。出息貨賣。仍許監官出外招誘。及遣牙子往諸縣編攔。其害過于市易。所買紗羅綾絹。多是監官一員。與牙子通同。作過剩支官錢。却將紗羅等運往陝西貨賣。別無積滯。難便收露。【原註】天下市易已蒙廢罷。惟有博易茶場未蒙指揮。乃是西路偏受其禍。兼與成都府酒場。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文。過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如此多端聚斂。豈是茶息歲收二百萬。欺罔朝廷。莫甚於此。

一川路險阻。般茶至陝西極難。始元豐初。撥成都路兵士數百人。貼補般運。不一二年死亡逃竄幾盡。茶司遂令和雇人夫。同共般載。州縣畏其勢力。或和雇不行。則差稅戶往前。頗有賠費。洋州一處。因差夫般茶。最爲騷擾。

一未禁以前。陝西客旅。得解鹽幷藥物等入川買茶。所過州縣。俱有一重稅錢。及至將茶出川。沿路又納過稅。以此稅課大段增羨。自茶法施行以後。商旅更不興販。所收稅錢絕少。【原註】熙寧七年未禁茶法。與元府收七百四十萬。住稅每斤六文。歲收四萬七千貫。次年所收纔及一二。縱有各人。在官場販茶。往別州軍。雖明納稅錢。其錢逐處畏懼茶司勢力。及欲貪分息錢。往往將稅錢轉作茶息。以此稅課頗有虧減。其所得茶稅錢。亦不曾撥還轉運司。却滾作歲課聞奏。

一陝西之民食茶有定數茶司爲貪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有虧年額處却於每斤上添起價直務要歲課餘羨往往亦配賣與人戶乃是榷茶之害非獨在蜀亦已流及秦陝【原註】鳳州今歲賣茶準茶司指揮每斤添一百文一通判係按察之司令佐皆在縣人之上今來却計所賣茶貨與牙子等均分息錢虧損廉節略無愧恥一盜及二貫文徒一年仍出賞錢五貫今將錢八百文買茶四十斤者【原註】每斤二十文不幸被捉亦徒一年出賞錢三十貫是販茶之罪過于爲盜于理不通遞鋪文字于外界軍機或非常賊盜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徒一年茶遞往來並日行四百里違一日徒一年立法太重有損治體一雅州名山縣監茶官但發及一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且計綱發茶殊非常事冒濫頗爲僥倖

一茶禁之害日久日積朝廷所得者歲有一百萬緡而失陷商稅亦數十萬今若推廣惠澤罷去榷利許令通商則百姓蕩無禁礙商旅大段通行秦陝客人入川隨行物貨已收一重稅錢其賣茶先收住稅買茶又收過稅則一歲之收必數十萬貫每馱直十貫者收長引錢一貫文不及馱者計斤收錢又須有數十萬貫亦可充折茶司一歲之息但責成都利州運司令依律應副熙河則百事簡便公私兩得惟椿留博馬茶若干萬馱令鋪兵般運重沿邊私販之禁則于馬事並無妨闕而朝廷恩德及民最深

一若謂以茶博馬。川茶未可通商。緣李杞立法之初。只認四十萬貫。應副熙河。後來蒲宗閔等漸販布販鹽。添及六十萬貫。李稷陸師閔又增至一百萬貫。今則歲獻二百萬貫。亦只以四十萬貫應副熙河。且倚法刻民。亦可增及千萬。恭惟聖朝治道日從仁厚。若指揮茶司。只得歲入一百萬貫。不須出剩。則茶官不敢過有掊刻。仍不許俵米與有茶之家。若俵本錢。勿令出息。買則添原估。賣則減舊價。幷已罷博易茶場。及諸般貨物。並不得收買。所有般載。盡差茶遞鋪。更不得差雇人戶。免令賠費。及罷官員均分息錢。仍令將茶稅錢撥還運司。稍減濫刑。漸抑重賞。嚴戒陝西州軍。不許添價配賣。如此則榷茶之害。十分亦去四五。于博馬別無妨礙。

奏乞罷榷名山等三處茶以廣德澤亦不闕備邊之費狀

臣伏見朝廷察知茶法。貽害數路生靈。受弊之深。特遣使者按視本末。意欲更張。與民休息。今黃廉遍詣諸郡及山場等處。尋究弊端。盡見其實。累具奏列。皆有條緒。蜀茶之害。十去七八。疲民延頸。日望弛禁。過於飢渴之待飲食。而朝廷尚遲遲未決者。蓋爲邊費巨萬。仰給於茶。慮或缺用。不敢遽然予奪。臣愚以爲持此說者。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陸師閔增歲課爲百萬貫。而又獻羨餘百萬貫者。豈皆茶息哉。蓋勇爲屠儈之事。扼民之喉。刮剔骨髓。攘奪百貨。公爲販易。其極至於典米豆。鬻物貨。惟增厚利。以欺朝廷爾。今日陛下忍爲此事乎。恭惟陛下深仁博愛。惠養萬物。惟恐一夫或失其所。必不忍爲此也。既不忍爲師閔

之事。則禁可以盡廢。利不可以過取。雖黃廉之說。猶未能盡副朝廷之意焉。故臣願少變其議。廣陛下之德澤。以慰人望。至於邊備。又豈敢闕而不計哉。且黃廉所以欲榷名山油麻壩洋州三處者。猶利榷買之賤出息之多爾。然諸場不榷。而此獨榷。則民有幸不幸。榷法猶在。則嚴刑濫賞。隨而復作。譬如治病不去根本。未可以言愈也。爲今之計。莫若稍高三處之直。如郡縣和糴米穀。民間交易之類。就彼和買。及其起綱運致。此於榷法須費一倍。【原註】名山茶一馱。榷買載脚至秦州。不滿十貫。而賣三十貫以來。或四十貫。今既和買。須添原價并脚錢。約及二十貫以來。至出賣已有一倍之利。每歲約以五萬馱應副熙河。仍設秦鳳涇原兩路賣茶之禁。並如黃廉之請。則自可得一百萬貫。以助邊計。以行博馬法。亦不闕少。又何必獨榷三處。以貽斯民之憂乎。其他諸路。所入素薄。宜一切舍之。以與商旅。庶爲招來之漸也。又況蜀茶歲約三千萬斤。【原註】元豐七年二千九百一十四萬七千斤。八年二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斤。除和買五百萬斤入熙河外。尚有二千五百萬斤。皆屬商販。流轉三千里之內。所謂住稅翻稅過稅者。亦可得五十萬貫。【原註】舊例住稅每斤六文。客人買出翻稅。每斤六文。兩項可得二十五萬貫。所過場務。遠者十處。近者三兩處。再遠者四五處。過稅每斤收二文。五場共計十文。又可得二十五萬貫。熙寧七年。與元府一處。收茶稅七百餘萬斤。計錢四萬二千餘貫。以此推之。其數必有。自榷法之行。茶有牙稅腳息頭子籠索等錢。皆爲無名之斂。今既解去羅網。一切不問。第以一貫之茶。納長引錢百文。則人情簡便。必亦樂輸。又有十餘萬貫。【原註】川茶貴者每斤三百。賤者三二十文。今總計爲五十文。凡二千五百萬斤。計一百二十五萬貫。乃得長引錢十二萬五千貫。仍于六十餘萬貫中。三分損一。以爲未必皆然之數。則四十萬貫乃有其實。而茶商諸貨之稅。復在此外。總計其數。則邊防之費。粗可足用。三郡之茶。不必禁榷。利害

愈明矣。

貼黃

臣今所奏。皆據其實。蓋于民不擾。而有百四十萬貫之利。以助邊計。伏乞聖慈採納施行。

奏乞罷京東河北路賒放大方茶狀

臣訪聞京東河北路。往年將市易大方茶。搭算脚息。召人通抵產賒請。限半年納錢。多是浮浪貧債之人。及不逞子弟。蒙昧尊屬。虛供抵當。賒請出外。減價破賣。迫至限滿催錢。不免抑勒尊長認納。往往破薄資產。償還未足。後州縣賣茶官。更作饒限名目。再賒一番。暗令塡納舊欠。其何以堪。雖蒙朝廷寬恩。蠲放息錢外。尙有欠數。每縣約二三萬貫。去年又差官將此等現在茶。于兩路催促變賣。諸州至今不住俵與屬縣賣茶。仍限半年送納本息。緣河北水患之後。生民無聊。京東亦有災傷去處。惟宜百計存恤。庶使安居。若更將上件茶賒放與人。立限督斂。則民間愈見凋弊。況此茶積壓歲久。多有陳毀損壞。強民賒請。豈不重困。伏望朝廷詳察。指揮轉運司。委官定驗。陳壞不堪者。並行毀棄外。餘卽減定價直。分擘于自來貨賣得行處。召人以現錢收買。所貴不爲兩路煩擾之弊。

貼黃

臣今奏請。蓋爲逐處賣茶。惟官務辦其職事。不卹困窮。積日累久。民力轉耗。須委署轉運司審詳措置。

伏乞採納施行。以廣德澤。若只令賣茶官相度。則無益於事。

奏乞權罷俵散青苗一年以寬民力狀

臣伏以青苗之法。始欲便民。行之既久。遂生弊害。蓋有司惟務增羨。以爲稱職。【原註】俵散多。則管勾官有食錢。提舉官有陞陟。雖云出息不過二分。而節目頗多。督責愈峻。蓋有詭名冒請。賣牓子。散甲狀。支交子。折足錢。【原註】川中交交子一貫。折爲足錢。民間只換得九百二三十文。除頭子錢。減尅升合量收出剩。幷書手保正甲頭識認等事。費耗不一。或請時穀賤。納時米貴。所出息數。約三四分。及至斂納。官有期限。吏有責罰。使者競爲風采。逼迫所部。郡縣主者。各懷畏恐。務於辦事。稽遲則追呼。差誤則取抄。枷鋼笞箠。道路相望。雞犬牛羊。賤鬻於市。甚者徹屋賣田。以償其欠。倉官受入。又增斗面。百端侵擾。難以悉數。朝廷雖切防察。終難盡除其弊。又況村落小民。市井游手。輩所請錢米。得卽用之。其于耕夫。少有資益。一旦督納。未免重困。大抵樂于請之易。苦于納之難。此皆遠近所同。上下通知。恭惟陛下涖政之初。廣霈德澤。天下生聚。欣戴鼓舞。臣意伏乞聖慈權罷俵散青苗一年。以寬民力。

貼黃

臣今所奏。只乞權罷散青苗一年。卽于戶部常平法別無違戾。若蒙俞允。伏乞早賜施行。蓋來年正月以後給散。是時或行下稽緩。則無益於事。

又

自青苗法行以來。民間出息供官。不可勝計。若權罷一年。則國家用度。未至闕乏。伏乞早賜施行。

淨德集卷四

奏狀

奏乞罷軍器冗作狀

臣伏謂古之明王講求治道以福天下者凡不急之務必先罷去乃省事省官之一端也國家自處厥罷兵以來武庫百備廢壞幾盡神宗皇帝以常德立武事震耀威靈治兵制器憲度詳謹內置軍器監外創都作院日程其功月閱其課戈矛弧矢甲冑刀劍之具皆極完具等數之積殆不勝計苟有靈旗之伐可足數十年之用方朝廷弭戎息戍以戢干櫜矢爲意兵械非今日之急務也比嘗降詔併爲兩坊坊止三作省去監督綜轄之員揀放疲癃拙惰之匠據所積材具以漸造制然至今兵匠尙以六千人爲額兩坊額外亦四五百人以一歲計之爲口食米者凡四萬五千石又緣內外廂軍大率闕少亦有廢事去處若值工役急速未免于民間差雇人夫官有耗費私有騷擾臣愚欲乞減兵匠三分之二罷監官四員小作料次責其日力積之歲月亦無所闕却將所減之兵分填添助諸處廂軍差使候將來修制軍器闕人仍勾抽赴作不惟省監官軍匠添給之費抑亦助廂兵役使之勞況今財利羨息之端多蒙蠲罷如此等事

雖于國家富有之體。未必爲害。亦宜裁損均節。以稱量入爲出之義。伏望聖慈。付有司相度施行。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狀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于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學問。薄于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措注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舍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于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推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

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令。揭牓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險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奉使回奏十事狀

臣竊見昔年瀘州乞弟入寇。始因求索一髦牛骨價。事至毫末。而邊吏貪功覬賞。擅行殺戮。以至敗軍覆將。騷動一方。上煩朝廷。兩次命師西討。調發數萬。公私之費。其數不貲。兩蜀瘡痍。今未完復。初林廣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住坐之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竟不能獲。乃是以天地之力。與螻蟻計較毫釐。以生民膏血。棄如糞土爾。此朝廷固未詳知也。其後以王光祖爲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酋。光祖怙權作威。肆其殘虐。蕃漢被害。怨淪骨髓。經營數年。亦無所得。此朝廷亦未詳知也。今瀘州內外屯兵萬餘。作爲聲勢。欲致此賊。其策亦疎矣。夫欲致賊而不匿其形。賊不可得。且萬兵之費。饋運日勞。雖無寇至。坐耗民力。臣愚以爲乞弟之存亡。違順。不足上煩朝廣。宜一切置而不問。惟徙重兵歸內郡。以省橫費。戒邊臣守彊場。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歲月。當有成效。

貼黃

今春瀘南傳乞弟已死。又云相次投降。乃是招安將領輩妄爲之辭。以要小利。皆不足信。惟宜置而不問。

又

瀘州極邊。支移稅賦。往彼送納。米一斗爲錢三百文。草一束一百文。民力之耗可知矣。臣伏見熙寧中朝旨下兪充按視成都路接近蠻夷州軍寨。充乞修築雅州城。所計工料萬數浩瀚。續准密院批狀。候漢眉州永康軍修城了日修築。近聞本州申轉運司。以爲于事無益。乞行寢罷。臣體問得雅州自建置以來。只以木爲寨柵。蓋州城北據大江之岸。秋夏水溢。衝浸木柵。或修城牆。即遭水患。尤易摧塌。其南據山。山石險阻。難爲板築。東西兩邊地勢稍平。可以興工。又緣土疎沙潤。經雨即壞。暫成復毀。其勢必然。所計工料人夫數目極廣。雅州地瘠民貧。豈有餘力可以具辦。不免於戶上科定。及近裏州縣置買應副。若城壁堅完。已見騷動。況此理勢不可修築。乞下鈐轄轉運提刑司相度寢罷。庶使公家無橫費之害。遠民免勞役之苦。只乞修完木柵。自可防虞。惟朝廷留意幸甚。

貼黃

兵夫凡六十餘萬。竹木磚石之類凡二百三十餘萬。

又

近歲茂州亦因修築。致夷人疑惑。結集爲寇。遠方邊郡。豈可率爾生事。

臣伏見川路近年賦斂失當。民力彫弊。其事在於科折不得其平。聚斂之臣。恣爲掊克。皆轉運司不任其責故也。一路田稅。雖名物不同。大率錢米爲多。以錢十文折綿一兩。以三百文折絹一疋。天下稅額之重。莫過於此。既著爲令。不可改易。至於米豆逐料科折不一。或折絲絹。或折紬布。或納估錢。先期拋下所折之物。指稱本州以起納之月上旬價值科折。縣令之職。謂之親民。民事之大。莫若賦稅。而不得與焉。或郡守有愛民之心。不附會轉運司厚斂之意。估價既平。公私自便。稍異於此。又將何訴。蜀中比年米穀極賤。而估價太高。所折絹布。則估價大賤。有以米石二三斗折絹一疋者。米一石直七八百文。絹一疋乃爲錢千四五百。遠民重困。良以此也。朝廷若因臣僚論奏。下轉運司分析。不過謂折納有著令估值。在諸州既能殘民。又且追責小人刻剝。何所不爲。生靈削朘。亦當深恤。臣欲乞今後兩稅及官租斛斗。若不納正色。須至科折。仰轉運司先次指揮州縣。以某色斛斗折某色物帛。逐縣各於起納之月上旬。估定實直。申州。知州通判看詳所申。子細體問。重行估定。申轉運司。仍採訪覺察。如無偏重。方許折納。若不得其實。侵損官私。轉運司及本州官吏。一等科罪。如此則朝廷寬恤之惠。天下安集之望。莫此爲大。臣嘗聞仁宗皇祐中。京西路科折太重。諫官極言其事。仁皇嘉納。轉運使蘇舜元得罪。祖宗仁政。自可取法。惟聖明裁斷。下修敕所。先次立法施行。

貼黃

賦稅科折。不得其平。則生民受弊。乃王政之急務。切慮諸路。亦有如此。伏乞早賜指揮。

臣伏見成都路轉運司。逐年下六州軍。買官布七十萬匹。于十一月支錢。至次年六七月收納。並係上三等稅戶名下。均定收買。因其田稅多寡。而科所賣之數。名雖和買。實則配率。行之已久。習以爲常。元豐以前。每匹支錢四百五十文。或四百文。不致刻剝。人尚樂輸。至元豐元年。轉運判官王宗望。曉諭州縣。各令減價。其間官吏迎奉風旨。損直太過。蜀中近歲雖錢重物輕。惟布價獨不甚賤。蓋官中須索如此之多。地利人力。所出有限故也。近歲逐處所支。每匹纔二百九十文。而民間輸納。乃五六百文。郡縣每月所申實直。每匹不下四百五十。案據具在。可以考驗。豈于和買。獨減價錢。民力供輸。尤爲不易。乞下轉運司。今後勘會實直。添支價錢。庶得遠方農民。蒙被德澤。

貼黃

今年夏稅畸零布。轉運司並令納估錢。每匹四百二十文足。及至和買。只支二百九十文。顯見侵損稅戶。

臣伏見成都府每年上供錦帛。原係預俵絲花。與百姓織造。往往有貧下機戶。已請錢物破用。及其催納。不免騷擾。至元豐六年。奏創上供機院。令軍匠八十人。織大料細法錦。透背鹿胎。共七百三十餘匹。其小

料綾綺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舊俵在民間後因內臣郝隨齎到御前劄子添造緊絲等機法一十五色本府又奏差監官一員招軍匠三百人幷將小料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亦在院織造既招軍未足遂雇百姓助工日逐勾集三四百人雖支工價尙有虧損雖定日限仍更督促或無故拘留累日或每匹又出罰錢歲月爲常殊無休已細民失業不勝其勞昨已准聖旨罷織新樣緊絲等一十五色至今猶有監官一員幷軍匠一百七十餘人費耗甚多仍更日役百姓頗見煩擾臣欲乞將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令民間織作減罷監官其軍匠止八十人惟造大料錦自不闕事卽不許勾集百姓匪惟裁節冗費寬假貧民抑亦防異日作爲淫巧之弊幷漢州綾戶造官綾向因知州席汝明性好刻剝逐年減絲數工錢以致人戶積欠綾四千餘匹刑箠監錮乃至家業併盡償納未足現今拘管在綾務織作剋除臣詳此弊蓋因官司減物料工直方致拖欠亦合依赦蠲放伏請下所屬施行仍乞依席汝明未減以前絲工織造

臣聞日蹙國百里非治世之事也昔光武中興因王莽之亂戶口彫耗乃併縣邑唐元和中以天寶至德衰殘之後李吉甫欲省郡縣而議卒不行蓋建置之始或以版籍之蕃庶或以訟訴之浩穰或以防寇盜之變或以示形勢之重皆有意謂不徒置也免役法行提舉司多廢州縣蓋利於減罷公人而所收役錢多有寬剩未始有以民事爲念也既而神宗皇帝知其未可旋亦興復如滑州及偃師汜水縣皆是也今

年二月。詔下諸路已廢州縣。相度復置。成都路亦嘗申請復永康軍及籍縣。至於成都之犀浦。綿州之西昌。皆可與復。乃有異議。伏緣成都府界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之遠。昔爲十縣。縣之主戶。各二三萬家。而客戶數倍焉。征賦錯出。訟訴叢委。昔年議廢犀浦。止以介於成都郫縣之間。東西五六十里。由是四分其地。隸於成都郫縣溫江新繁。至有一家之產。割裂而屬四縣。推之人情。自已厭苦。而南自溫江。北至新繁。乃八十里之遠。中間居民稠重。去縣既遠。盜賊嘯聚。竊攘刼奪。屢常有之。昔未廢縣。不至如此。又犀浦田稅比四邑爲重。今既差役必以等第。而等第高下。視稅色之多少。則犀浦之上戶。當四邑之中民力役既同。則犀浦役重。此人情之願復也。以地理攷之。成都府永康軍彭漢邛蜀眉州。皆平川之地。止三百餘里之中。而爲州七。爲縣三十四。中間未有相去八十里。而無一縣者。此事理之可復也。前代創建。豈偶然哉。又如綿州之西昌。分隸巴西神泉龍安之三邑。道里之遠。各七八十里。輸稅訟訴。今又復差役。皆不爲便。其甚者縣之數里之內。三處渠堰。逐年修治。蓄水溉田。無慮三萬畝。昔時本縣官員。當工役之日。親往檢視。堰功乃集。廢縣之後。別縣相去遼遠。不復前來監修。以致工料或虧。水利不時。人被其害。兩縣百姓。屢已申訴。堅乞興復。利害明白。而監司所見各異。不爲申請。乞賜指揮下不干礙官司。相度施行。

貼黃

熙寧四年欲廢犀浦。鈐轄司相度以爲不可。其後提舉司再奏。乃廢。以此可見廢之未當也。

又

陵井監百姓亦乞復貴平縣監司未許乞一幷相度施行

臣伏見興州濟衆監自興置以來歲鑄錢六萬二千貫至嘉祐三年減半鼓鑄其所用生鐵並在衙前酒場和買每斤支十四文雖有賠費緣酒場利息稍豐未見破產自賣酒場後以來本州勸誘煉鐵之家通抵產預借錢每斤支三十文彼時山林不遠可以就便置爐煉鐵應副足用續又以銀絹折支漸虧實價至元豐三年頓添四萬九千貫以三萬貫借充茶本四年又添二萬貫每歲共鑄十萬貫文其鐵每斤又減六文其鑪戶爲累年採礦頗多土窟深惡幷林箐踈淺燒炭漸稀倍有勞費兼數遭大水漂壞冶竈破蕩抵產逃避亦多現今本州與三泉西縣鑪戶拖欠額鐵四百餘萬斤禁錮箠楚曾無虛日緣地產有限民力甚困每歲鼓鑄不已雖百計督責愈有逋負況今來已蒙朝旨更張茶法則本錢三萬貫更不須借自可歲減錢額仍乞下本路相度量減料例鑄六萬二千貫庶使數郡之民不爲錢鐵所壞稍得休息即於本路支用亦無闕乏

貼黃

臣又聞知興州陳鵬曾具利害陳奏乞鑄減輕錢歲可減錢鐵四十餘萬斤民間深以爲便蓋現今行用鐵錢頗重若稍裁損即輕省易爲齎操往來公私兩便伏乞檢會施行

臣訪聞前蔡濛任成都路轉運判官日。不與本司共議。因公事出巡邛州。一面將鑪戶杜中林中所有官鐵。累次減下價直。仍別作一項。椿留所減錢貫。意欲以爲勞效。及致杜中林中等各家。節次敗闕。現欠官錢。蔡濛幷將郭舜良等兩稅地內。創造鑪竈。買鑛鍊鐵去處。作坑冶發露。召人實封投狀承買。各鑪戶等莫不冤之。遠方疲俗。因而重困。伏乞下本路轉運司審詳改正施行。

臣伏見陵井監嘉州等處人戶。久來開鑿鹽井。謂之卓筒。蓋鹽泉所在。皆山溪間。鑿地十數丈。以竹隔水故也。官爲比榷。月納課利。助一路之費。蓋亦不少。始嘉祐中轉運司奏請今後更不許卓筒。非爲其僞濫也。止以鑿井既衆。出鹽滋多。射破蒲江官井鹽價。然已開鑿者。亦存而不廢。至熙寧九年。轉運判官段介又奏請閉塞本路及梓州路卓筒鹽井。一爲欲蒲江官賣貴鹽。二爲欲興販大寧鹽解鹽入川。高價出賣。多取羨息。苟求恩賞。是時梓州路轉運司以爲年計所賴。固執不可。惟成都路盡行閉塞。煎井之家。由是失業。近歲爲有熙寧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許開鹽井。除卓筒井不許興開。向之井戶。各經所屬陳狀。乞開大井。但砌井面。其下亦須卓筒。井研等縣。無慮百五十所。逐年出納銀絹。及五萬數。其始避卓筒之名。方得開鑿。既而有違法之實。深自恐畏。浮浪游手。州縣胥吏。日有陵脅。未嘗寧居。臣竊課卓筒與大井煎鹽及所納課利。其實不異。而卓筒獨爲礙法。理有未安。欲乞下轉運司相度嘉州陵井監。今日以前鹽井。一依梓州一路鹽井。敕條指揮。其熙寧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卓筒不許興開。亦乞刪去。即於

公私。實爲兩便。又訪聞成都路鹽井。先差官比榷。後轉運司指揮本州。更勾追開井戶。于所榷額外。增添歲課。多有破敗。欲乞指揮轉運司勘會。自額外添起課利。盡與除放。免致三二千家。因此流殍。爲太平之累。

貼黃

蒲江鹽昨准朝旨減價。易爲出賣。近又黃廉奏乞減井額。貨法已通。今若許復卓筒井。則於蒲江鹽委無妨礙。

臣伏見興州青陽鎭銅錫場。舊屬本路運司。就差青陽監程官兼管。向因李憲申請。撥隸熙河經制司。及自奏舉監官。今屬陝西運司。本場逐年支官本一萬貫以來。收買銅錫。應副通遠軍鑄錢。自熙寧七年至今。發過一百六萬餘斤。其監官。有食錢。有驛料。有公庫。供給有役人四名。並係雇募。有兵士七人。歲費共約二千緡。所買銅錫不多。而所費不少。又利州路官局隸屬陝西運司。名亦不正。方裁節浮濫之時。臣欲乞仍舊令興州青陽鎭監程官兼管。亦可以稍減冗費。

淨德集卷五

奏狀

奏乞罷開樂宴狀

臣伏聞國朝故事。祥禫既除。有開樂一宴。近來中外喧傳。謂已擇日排辦。日夕必行此禮。臣愚竊疑之。蓋自春徂夏。旱暵爲災。陛下憂勞恐懼。避殿減膳。精誠祈禱。夙夜不遑。以至過自貶損。權罷受册。務答天心。以冀亨嘉之應。此乃曠古未有之德。天下幸甚。今羣臣屢拜封章。乞從禮聽樂。陛下報詔。未蒙允許。乃未有開宴之期。而中外相傳。皆謂宴在旦夕。似于事體未便。伏乞宣諭有司。一就坤成節賜宴。則于禮文亦非簡疎。內可以隆二聖慈孝之德。外可以稱上帝眷佑之意。

貼黃

臣又聞英宗朝八月將宴後苑。劉庠言去日食近。非畏天之意。特爲罷之。神宗朝四月將宴。富弼以災異爲言。亦蒙嘉納。今旱暵之沴。雖已消弭。而天道尤宜欽畏。願陛下無災而懼。爲德天下幸甚。

奏乞蠲放開封諸縣熙寧中殘欠常平錢狀

臣訪聞開封府諸縣人戶自熙寧五六年後累欠常平錢等至今凡十二三料經涉十六七年計所出息已過鉅萬緣逐處貧下之家見今猶有殘欠官中不住督斂或父祖已亡勒子孫塡還或無戶可催責干繫人代納或經災傷委實貧乏多者不滿千錢少者纔過一二百而追呼監靠動有騷擾昨來雖蒙降赦指揮分作六料逐歲送納仁恤之意極爲寬厚然歲月深遠無可催理者終是有此疾苦未沾聖澤臣愚伏謂王治之體惠中國以綏四方德教之流先京師而後諸夏畿內之民尤宜安養諸路所欠多自隨料次催納無如府界累經倚閣積累十餘年猶有少欠伏望聖慈特賞指揮府界諸縣自熙寧五年後有人戶殘欠常平現勒子孫塡還或千繫人代納及昨經災傷第四等以下等現欠者並與蠲放庶使德惠實及困窮

貼黃

赦文雖許展限年月送納諸縣未免將積欠之數分作六料催理數目雖不多而煩擾甚衆莫若特賜蠲免

又

昨赦文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得除放今來殘欠青苗錢多者每戶不滿百貫累歲倚閣莫非貧乏之家卻將催納重輕之理顯見未均如蒙採察特與除放則惠澤實及農民方當新陳未接之際早賜指

揮極爲厚幸。

辭免起居舍人狀

右臣準閤門告除臣起居舍人。伏以柱下之官。記人主言動。備一代典章。傳信後世。惟博學多聞。習知史法之士。可稱其職。如臣衰陋。材不足用。安敢冒據。以速罪戾。仰祈睿明。愼惜名器。特寢誤恩。庶允公論。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奏乞罷郭茂恂工部郎中狀

臣去年三月中。曾彈奏郭茂恂前任陝西監牧日。枷禁無罪婦人阿黨等。令賠錢雇女使。及在秦州永興軍。皆有不檢之迹。醜聲流播。道路喧聞。不可爲省郎。幷相度監牧。蒙朝廷採納臣言。罷茂恂庫部郎中。更不遣經畫牧地。仍除軍器少監。當時士大夫謂朝廷既知茂恂猥惡如此。而尙不許補外者。蓋執政以親舊之愛。曲爲庇護。姑且處之京局。俟人言稍息。必復進用。今日果如所料。乃以茂恂任工部郎中。詔命既傳。頗駭羣聽。且進善退惡者。天下之公議。信賞必罰者。人主之大權。貪廉既稟於天資。安有昔汙而今潔。陛黜動關於國體。豈可前是而後非。儻從輔弼之主張。必誤朝廷之任使。伏願陛下深明本末。洞察公私。特罷恩除。庶淸郎選。

貼黃

況茂恂領軍器監以來。仍更違法冒請製造神御帳輿工下手節料了畢等錢。貪猥之行。久而不革。臣已嘗彈奏。伏請論罪如律。豈可因其有過。又復遷官。

奏乞進擢奉議郎杜敏求狀

臣嘗被旨遠使。詢察官吏之能否。得善不薦。有愧於心。臣伏見奉議郎監成都府商稅杜敏求。治身知義。爲學知本。從政知體。良材嘉器。可用於朝。恭惟陛下虛心求賢。尤善任使。如敏求者。伏請進擢。以觀報效。

奏舉任伯雨充學官狀

臣先准朝旨。舉內外學官二人。臣已奉詔舉果州團練推官知成都府新都縣李由頤充學官。其人雖蒙朝旨差充河中府教授。原不曾赴任。已差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訖。臣後來別未曾舉官。今伏見前施州清江縣主簿任伯雨。素有文行。今保舉充學官任使。

貼黃

臣伏見兵部侍郎趙彥若。昨奏舉周純充重法地分知縣。其周純爲少得闕次。情願不就。近趙彥若再舉溫俊民充重法地分知縣。已蒙吏部施行。有此體例。伏乞照會。

奏乞察小人邪妄之言狀

臣竊謂人君深居九重。尊高如天。雖有聖智。亦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納諫爲先。既能納諫。則臣子可

盡下情以陳治亂之要今陛下聽政之初臣備位侍從朝廷之事得以論思敢竭愚鄙少報萬分之一願陛下特加省覽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治安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逮及方其得疾之初陛下憂形于色躬侍藥食衣不解帶告于天地社稷禱于宗廟山川薄刑赦罪釋逋輕賦凡可以祈福禳災之事講求備至及其疾勢大漸則召高族子弟入于禁中丁寧撫慰有安心免憂之言既以大殮內侍有需索酒食者禮部臣僚謂方當哀毀不可爲閭閻鄙俚之事恐累聖德陛下卽從批奏遂罷其請繼有手詔稱揚太皇太后臨朝累年抑損外戚未嘗假借無以報稱盛德議于高族子弟推恩又慮諸處應奉山陵過有勞費遂合降詔有司並須遵依遺誥指揮遠近臣子聞此等事無不感嘆皆謂太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功于社稷有萬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一言一事不敢違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足以享萬壽下副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于此時以無可疑而爲疑以不必言而爲言則其罪不勝誅矣所恃者陛下仁而好諫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憂過計之罪爾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凶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旣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辨與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任臺

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若果於民有害。卽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者。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回害物。蔡確謗毀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事積惡盈。罪不容誅。若敗露于先帝之朝。必須不免竄逐。若暴揚于陛下之手。亦合正以典刑。以此而言。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爲非乎。恭惟陛下聰明聖智。出於天縱。是非邪正。進退可否。必已了然于心。豈待人言而後辨。臣乃不避斧鉞之譴。喋喋以告陛下者。亦嫠婦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意也。夫嫠婦以組織爲事。惟經緯是恤。今乃不恤其緯。而以周亡爲憂。固可怪矣。愚者千慮。亦有一得。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臣又聞昔者明肅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仁宗察見情僞。降詔止絕。其略曰。明肅太后夙承先顧。保佑沖人。勤約之風。化流四海。或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蓋機務之實繁。雖旰昃而無暇。賞善罰惡。惟命令之已行。革故鼎新。非孝思之所至。易月方臨于庶政。虛懷覬納于讜言。其有罔識遠圖。靡循理體。達于聞聽。姑務矜容。多形瑣碎之言。復有迎合之意。宜申誡勵。以警姦回。應明肅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過諸般公事。輒不得更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德廣大。超越今古。載在史册。垂範後世。陛下

所宜法而行之。臣愚竊謂明肅太后之政。時有過闕。仁宗念其保護。尙降詔書。不容小人輒有議論。而況太皇太后垂簾九年。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擬議。萬一小人狂妄獻言。豈可容哉。豈可信哉。願陛下明示黜罰。杜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乞別給致仕敕狀

右臣任受上件差遣。于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爲年及七十五歲。齒髮衰暮。竊慮職事曠廢。尋于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據梓州進奏官鄭永通狀。申稱正月二十六日遞到臣陳乞致仕奏狀于當日投進訖。二十七日計會收取到許本官依前集賢殿修撰致仕敕。于二十七日申時發達字號人馬遞前去。臣契勘上件致仕敕命。馬遞條限。日行三百里。梓州至京三千六百里。計程合在二月初十日遞到梓州。今來已經三十日。尙未見到。緣都進奏院。自正月二十八日以後。至二月二十五日發來馬遞皮角。計十七件。並已先次到州。惟是臣致仕敕牒未到。臣屢差人自本州以去至鳳翔府。沿路根究前件。今正月二十七日達字號遞角。委是未見轉送前來。竊慮在路沈失。念臣衰病累年。勉強不行。方具奏聞。陳乞致仕。已蒙聖恩俞允。許臣守本官致仕。出給敕命。兼已蒙差新官朝奉大夫李仲知梓州填現闕。本官現已取索接人。非久到任。臣尙未受到致仕敕命。離任未得。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狀。別降致仕敕命。付臣照會。以憑離任。

劄子

辭免殿中侍御史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殿中侍御史者聞命震悸不知所爲竊以副端之與丞雜雖輕重不倫而任責略等非材識兼茂望臨一時何以稱選矧時多艱厥任尤重如臣樸陋之學豈能有行衰遲之蹤無所可用賜還舊列曾未踰時無補秋毫方圖丐罷遽蒙擢序大懼無以仰副睿明耳目之寄欲望聖慈追寢新命

上殿劄子

臣昨準朝旨往成都路計度轉運司諭以更改差役大意同共定議見得本路人戶貧富等第高下不均蓋諸縣大半以稅錢多少立爲戶等有自一貫至於十貫以上或自五貫至五十貫以上並爲第一等若各差一役皆三二年一替則富者常幸貧者常不幸又緣中等人戶絕少除官戶單丁女戶寺觀外一縣之役有差一兩番不足處況役人數目已依熙寧後來裁定難更減省今來若不頻差上戶則無以寬中下之家須相度立法其戶多處以十二年戶少處以九年爲率分作三次總計合役之數均勻定差謂如有一貫稅錢于九年或十二年中合差役一次則二貫以上者差兩次逐次各一人三貫以上者差三次逐次各一人其稅錢轉多則又增所差之役于九年或十二年之內三次差役共不過五六人【原註】謂逐次各差

兩人卽非併差五六人也仍令私自雇人祗應其一貫以下等第漸低只差縣役一年又其次者差戶長或渡子半年所有第四等往往更不應役第五等則並不差充大約如此風俗以爲稍平外餘衙前皆悉招募以坊場錢酬支重難及出賣坊場只據現今第四界直令管押綱運了當人指占承買更不實封投狀並在本路役帳晝一開說差官齎赴闕訖伏乞降臣此奏付詳定役法所照會候本路文字到日相度可否施行

貼黃

臣又聞近降朝旨出等戶更不差役只令減半出免錢則諸縣合役之戶轉少須至差上等人戶兼一兩役所貴少寬中下之家

又止殿劄子

臣奉使遠方察知民間疾苦及官政未安凡一十事已嘗呈奏其一乞減瀘州兵戍不示賊以形且省饋運之勞其二乞不築雅州城以節橫費免於遠方生事其三乞立科折條約使轉運司與州縣同任其責以戒重斂其四乞添和買布價以寬民力其五乞減成都機院小料綾綺罷監官免勾百姓助工【案】此下有脫文其七乞與州濟衆監鑄減輕錢庶使疲民不爲鑪冶所困其八乞詳審改正蔡濛所減鐵價幷所奪人鐵鑪其九乞開卓筒鹽井以濟困窮賴其課入可助本路之用其十乞罷興州青陽鎭銅錫場監官以減冗濫凡此十者或陳一道之利害或指一郡之休戚或議一邑或言一官以朝廷視之乃細碎毫末不足

上裨國論。以遠方望之。則皆切近人情。最爲急務。仰惟聖治。願賜採納。

奉使至河北劄子

臣將命出疆。與聞使事。既見遼人往還之際。事體小有未便。不敢隱默。今具大槩。以浼天聽。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臣經由河北州軍。訪聞近有朝旨。爲據坤成節接伴所相度裁減人使經過處宂占兵士數目過多。將來祇應恐有闕事。官吏多以爲憂。只如邢州。一千二百三人。其他州郡。若以邢州爲率。例皆裁減。深恐臨時誤闕。臣竊謂朝廷懷接遼人。恩禮優厚。務存國體。必不計較毫末之費。自來遼人經過州郡。雖有宂占人兵。一則是州縣上下。務要供應了畢。不令闕事。二則是小人羣集。希覬數日酒食。積習成弊。勢難盡革。今若便依坤成節接伴所定到人數施行。臣恐未能盡去僥倖之弊。卻有供應闕誤之過。蓋異域之人。既至中國。不可繩以文法。或沿路收買物色。行李重大。所差之人。津般不足。未免須要添差人兵。或道塗雨雪。泥潦大寒。役兵逃走死亡。折傷疾病。別無餘剩人數。應急補塡。亦致留滯。以此逐處須至各差準備人兵。亦未爲過當。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河北路州軍。于舊例差兵士應副遼人往來數內。十分量減二分。所貴不至闕誤生事。

貼黃

臣又聞昨來坤成節。遼人北歸。沿路爲雨水所阻。每車一乘。差四五十人。牛驢二三十頭。方牽拽得行。

以此推之。豈可過減人兵。緣今來賀興龍節人使。相次入界。伏乞早降指揮。

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

臣竊見河朔州郡。密接北疆。過雄州三十里。便爲境外。然地勢平坦。絕無險阻控扼去處。雖州郡修完城壘。訓練兵屯。以備緩急。若萬一有烽燧之警。終是易爲衝把。惟塘水一事。極可禦寇。蓋自滄化中。知雄州何承矩。相度地形。衆流所會。開爲塘泊。上自順安軍。至雄州莫州霸州保定信安乾寧軍及滄州凡八州軍地分。東西長六百餘里。南北闊至二十餘里。狹亦七八里。周回二千餘里。深亦有數丈處。沿隄各置寨鋪守把。比之據高設險。則用力最省。爲備最大。謂宜常切開廣愛護。勿令小有侵損壅塞。乃邊防之要務也。自近年以來。許人于高仰水不到處種蒔。漸次冒佃。官中因而打量界至。立定租課。其逐處所取。已及四五十餘頃。每歲所入。止有三千四百五十餘石。竊慮歲月寖久。侵佃漸多。于邊防之計。頗爲闕失。雖北人通好多年。務守盟約。百事恭順。然敵情難測。不可一日不講其備。伏望聖明特降睿旨。下河北安撫轉運屯田司。密切指揮。應係塘泊。今後不得更令人戶以高仰爲名。妄有指射侵占。如所出租課稍重。許令退佃。以廣塘水之利。庶幾邊防。不致誤闕。

又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

臣奉使過燕京。見數回紇立於道傍。指郝惟立而言。卻是郝使來。蓋惟立嘗押伴拂菻諸蠻。所以有識認

者。又過中京。見數回紇臣問蕭奭。回紇來此。是進奉或是買賣。奭云回紇有數州屬本朝。常來進奉。亦非時常來買賣。臣竊思之。回紇既有數州隸屬北界。常至彼處貢奉不缺。則往來之迹不疎。一日見中國使人。便能識認。若爲北人所遣。令至本朝。以進奉爲名。探問事意。或與北人混雜而至。同爲姦僞。或有小人因緣爲姦。別致漏露。安可不防。緣回紇至本朝。雖差押伴臣僚。其關防出入及買賣諸物。切慮法禁未至周備。臣愚伏望特降指揮。別立條約。密加檢察。

淨德集卷六

表

辭免殿中侍御史表【原註】元祐元年閏二月

官有其責。實繫紀綱。材非所長。徒累名器。方睿明之善繼。惟聽納之處先。宜任忠純。以司獻替。如臣者。生而孤遠。學則迂疎。不通治道之本原。安能論政。未熟朝廷之典故。何以繩愆。願回拔擢之恩。愼委端良之士。庶使言能適用。官不備員。聖君有得于謀猷。愚者獲安于分守。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辭免左司諫表【原註】元祐二年六月

官以序遷。人非實稱。況七臣之所責。豈一介之可勝。敢瀝愚衷。願還寵命。伏念臣學未能造道。材不足適時。向自郎曹。擢居言路。徒更歲月。何補涓埃。立仗在廷。尙緩黜幽之典。伏蒲獻說。愈懷竊位之羞。匪惟清議之莫容。抑恐孤忠之易隕。仰祈睿鑒。特寢誤恩。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進郊祀禮成詩表

臣聞承天莫重於郊。蓋求端而報本。惟聖爲能享帝。務薦德以交神。共慶昌期。備熙能事。恭惟皇帝陛下。

道該元化。運席重熙。勤色養於三宮。動遵慈訓。格歡心於萬國。肇舉嚴禋。參求今古之宜。倣用祖宗之憲。具陳百禮。並報兩儀。不承穰簡之休。大布生成之澤。湯仁解網。周俗盧罔。遠之侯甸要荒。盡驅躋於壽域。小則蟲魚草木。亦茂遂於恩波。臣叨侍清光。親逢盛觀。聽圜丘降神之樂。均有虔誠。續昊天成命之歌。愧無善頌。謹吟成郊祀禮成詩一首三十韻。奉表投進以聞。

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臣伏奉告命。差權梓州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五日到任者。京右輸將。轉引嫌而願避。坤維剌舉。復申命以遣行。疊被寵靈。徒知感懼。伏念臣寒鄉寡與。素守自明。偶待罪于中臺。旋充員于左省。爝火不能助太陽之照。勺水無以益滄海之深。每竭慮以上聞。多蒙開納。及叨恩而外補。盡出保全。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垂計寶圖。玩心治道。優容言職。以隆聽諫之美名。慎重使權。欲廣愛民之盛德。因而孤蹇。預此光華。況巴蜀之數州。去朝廷而百舍。土居險陋。俗尚孱迷。雖平時賦入之饒。經常粗給。自頃歲軍興之後。瘡痏未完。網密則人用怨咨。轡柔則事將弛廢。臣敢不講求中術。推導至仁。少圖日月之勞。仰報乾坤之賜。

又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諫省備員。分宜罷黜。潼江領漕。誤委事權。仰戴異恩。俯流感涕。伏念臣生而孤遠。學則迂疎。自奔走于末

塗。常激昂于壯節。當先帝御圖之始。選在賢科。及陛下繼照之初。擢居言路。無稗毫髮。徒歷歲時。嘗引過以乞塵。遂忝恩而主計。始終幸會。進退全存。此蓋皇帝陛下運德同堯。察言如舜。明有燭幽之理。仁無異遠之心。器使庶工。術懷羣動。謂臣久塵臺省。特假以使名。知臣素熟土風。又付之鄉部。臣敢不恪遵吏檢。深養治源。推惠澤以濟困窮。舉教條以繩偷惰。庶無罪悔。持報生成。

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伏蒙聖恩。就差臣權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已於今月七日到任訖者。轉輸淮甸。既受命以之官。廉按坤維。遽叨恩而易地。寵章特異。感涕交流。伏念臣早以疎凡。誤蒙役使。備員臺省。預聞國論之幾微。賜對簾帷。屢奉德音之奬訓。一違朝綴。四涉年華。甘簿領之沈迷。事道途之奔走。抗章宸扆。少希惻怛之私。得請鄉邦。極享便安之幸。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德由坤載。道濟離明。有任賢使能之心。願登至治。無泄邇忘遠之意。昭示大公。終賜矜憐。俾塵寄任。況岷峨之列壤。乃桑梓之舊封。入境觀風。情僞同于指掌。過家上冢。歲時得以薦誠。恩實光華。力難報稱。臣敢不致勤夙夜。積慮簡書。有以澄清。雖愧古人之志。近於忠厚。敢忘君子之風。庶集涓勞。仰酬化力。

又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王事言私。蓋犯辭難之義。天心垂宥。特推從欲之恩。就畀曹符。卽居鄉閈。深慚委任。俯切兢惶。伏念臣生

長寨鄉棲遲穴路。雖曰爲貧而願仕。曷掌枉己以求容。親逢納諫之朝。屢伸狂瞽。深體裕民之意。久莅輸將。何補涓塵。僅逃罪戾。輒露由衷之請。苟希恤隱之私。亟奉詔俞。仍叨使領。罷淮壖之奔走。習井絡之便安。自省孤根。極知幸會。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德日新。以四海爲一家。視兆民如赤子。敷施大信。役馭萬官。付臣以故里之行。責臣以遠方之治。地產之盈虛可度。物情之媺惡粗知。郡邑相望。如在戶庭之內。松楸密邇。每寬霜露之思。竊祿于茲。厚顏已甚。臣敢不布宣惠澤。申飭教條。勤恤疲氓。力繩慢吏。期得富饒之實。預防弛廢之端。儻于父母之邦。可安其職。則報君親之賜。無愧此生。

辭免中書舍人表【原註】元祐八年六月

竊以法從迴翔。盛時尤貴。掖垣潤色。儒者共榮。既代王言。亦聞政事。責任至重。簡拔惟賢。如臣疎愚。況復衰晚。文辭不足以發揮典制。議論不足以輔助簡書。忽忝詔除。何堪器使。願寢已行之命。免貽不稱之譏。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謝中書舍人表

言惟作命。愧無潤色之才。服以章身。誤被分頒之寵。便蕃異數。震恐懦悰。伏念臣世處寒鄉。性非中智。少而嚮學。粗知爲己之方。長亦效官。偶適代耕之願。熙寧中以賢科射策。元祐初以言路備員。竟難補報于朝廷。已分棲遲于郡國。何期白首。重瞻日月之光。遂向清時。輒上雲霄之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

由坤載。道契離明。夙夜萬事之幾。思濟于治。網羅一介之善。俾效其長。乘大化之生成。致枯荄之發育。文章爾雅。安能贊一代之輝光。忠義成名。敢不勵平生之操守。庶幾晚節。少荅洪私。

又謝中書舍人表

詞禁代言。乃諸生之榮遇。身章被賜。蓋明主之厚恩。拜命優隆。省躬愧幸。伏念臣生而孤遠。學則迂疎。知善惡之異塗。惟務養心而自貴。信通塞之有命。安能枉己以求容。進退何常。險夷不易。歲月耗凋于奔走之後。形跡沮縮于憂患之餘。何期雨露之私。誤及桑榆之景。爰從右蜀。付以都郎。既躋柱史之華。遂進掖垣之職。故爲虛受。實繫親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治以恭。湯新厥德。以發號施令爲先務。欲紀之以文章。以因能任官爲大公。必考之以名實。苟片善可收而用。雖至寒不使之遺。幸眷于茲。叨塵過甚。詔見王者之志。其何以發揮。服有君子之容。敢忘于報稱。誓堅履尚。持荅釣陶。

謝入伏早出表

歲有一時之暑。安敢告勞。恩加三事之臣。遽令退食。敬承温旨。竊愧懦夫。臣等誤以短才。與聞庶政。雖窮日力。莫代天工。適逢庚伏之辰。得遂燕居之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該洪造。治格太和。慍已解於薰風。景自長於化國。是致弼諧之職。殊忘勤瘁之憂。動復便安。極知幸會。在公之事。居常早夜以深思。報上之心。不以炎涼而輒易。庶幾毫髮少荅生成。

又謝入伏早出表

金火將交。當晝分而極暑。絲綸其出。許夙退以少休。抑荷恩憐。俯慚悃素。臣等丁辰過幸。軸政寡能。每惜分陰。欲收寸效。雖逢三伏之氣象。敢覬一身之燕閒。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察微。深仁恤物。謂天道既施于炎燠。則人情皆願于佚安。曲軫清衷。持頒溫詔。日方中而或息。豈有疲勞。時易失而可珍。惟勤補報。

坤成節賀表

佛果周圓。罄後天之善祝。主恩隆盛。錫湛露之洪私。禮被臣鄰。慶同宇宙。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元至靜。乾造曲成。積保佑之深功。享太平之至樂。時乘慶節。帝與遐齡。勝因已集于清躬。廣燕遂均于列辟。臣等幸瞻法扆。敬奉壽觴。詠歌既醉之篇。備陳五福。稱頌無疆之算。期至萬年。

又坤成節賀表

演三乘之教。覺緣潛會于慶辰。獻萬壽之觴。禮敬極隆于孝治。旁均燕喜。下及臣工。恭惟皇帝陛下。堯化時雍。舜心日致。東朝養志。欽承母道之尊。南極占星。稽合壽祺之應。凡預祝延之列。皆施命宥之恩。臣等叨備近司。親逢盛旦。屬鬯而已。莫酬鎬飲之仁。敬畏待之。更祝嵩呼之福。

辭免給事中表【原註】元祐八年十一月

伏以命令之行。貴于中理。論駁之任。慎于擇人。或誤選掄。將貽罪咎。臣學不造道。材非適時。平生安流落

之常。晚歲有亨通之漸。既塵侍從。未報涓埃。忽叨制綍之恩。又進琅闈之職。厚顏滋甚。騰口謂何。雖行已直前。無所畏避。而遇事當斷。多涉迂疎。苟宣納之過差。乃是非之混亂。伏願追回成命。妙選良臣。使還詔批敕之風。不減前輩。則發號施令之體。無累聖明。臣之愚誠。虔切于是。

謝給事中表

潤辭西掖。不能發揮典制之文。遷職東臺。何以報塞朝廷之遇。恩隆選重。感切憂深。臣植自孤根。進由樸學。佩服聖賢之訓。常秉危心。審知義利之塗。敢愆素履。服勞雖久。涉險居多。偶幕境之親逢。致亨衢之序涉。屢塵華貫。疊拜寵章。況封駁之置官。亦論思之任責。豈期衰薄。輒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有爲。離明能照。攬政機而獨斷。務舉綱條。循治路以安行。動嚴樞柅。推任人之誠。而不求其備。操厲世之術。而用勸其忠。誤以疎凡。處于津要。臣敢不勉遵約守。祇愼攸司。體從政之大方。戒近名之小智。庶無瘝曠。持答生成。

淨德集卷七

表

謝知陳州到任表

臣伏奉告命。差知陳州。已於四月一日到任者。將命出疆。自貽罪戾。叨恩補郡。私享便安。仰荷寵靈。俯懷隕越。伏念臣才非專對。學亦寡聞。比緣變故而行。豈以宴私爲事。既昧從宜之禮。茲爲失職之愆。合正常刑。以懲顯咎。敢期睿鑒。曲庇孤根。下遷書使之名。尚委藩侯之寄。【案】王稱東都事略。陶奉使契丹。以宣仁后在殯辭契丹宴。設西府奏陶不先取旨。除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宋史陶傳失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溥照。乾度廣容。聽斷務于原情。操術參于使過。舜心篤孝。矜其寧戚之喪。堯德尚仁。議以惟輕之罪。生成所暨。塵冒尤深。臣敢不敷暢教風。遵承憲令。勤救饑之政。以綏惠流散。攷治水之迹。以防閑墊災。冀集涓埃。歸酬覆載。

謝知河陽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就差知河陽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者。出鄭近甸。即席未温。易地專城。疏恩過厚。仰承重寄。俯激危心。伏念臣生長遐方。沈迷樸學。爲貧而仕。敢懷富貴之求。度已不能。安及功名之會。晚蒙異

遇。稍涉華塗。祿過量而易盈。位乘高而速墜。既煩宥罪。猶許牧民。京輔奧區。纔布二旬之政。河津巨鎮。又同千騎之行。委任皆優。叨塵太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齊日。洪覆如天。恢張百度之新。克光前烈。役御萬官之衆。俾效寸長。故以此州付於不肖。臣敢不體重民之意。堅許國之誠。共治惟良。勉希漢世之循吏。以公其允。敬服周官之訓言。冀贖往愆。歸酬洪造。

謝知潞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知潞州。已於今月四日到任者。引嫌以請。遂霑雨露之恩。受命而行。敢憚道塗之役。即安於此。揣分惕然。伏念臣孤拙自將。迂疎安用。預先帝訪問之選。乃竊虛名。寫陛下侍從之官。殊無小補。俄以出疆之罪。遽膺守土之行。僅及一時。已更三郡。承流宣化。愧職業之未修。送故迎新。幸封圻之密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玩心于道。繼序以仁。崇有國之陛庭。優容邇列。重斯民之師帥。遴簡賢能。入而嘗近于清光。出則必叨于名鎮。因之寄任。及此孤愚。臣敢不推本淵源。講求體要。堅險夷之履趣。殫夙夜之劬勞。晉有唐風。惟務順民以治。魯非齊政。安能累月而成。冀收毫髮之功。歸荅堪輿之賜。

謝改職名表

臣準都進奏院遞到敕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已祇受者。殞恩改職。猶參書殿之華。拜命撫躬。深愧儒林之秩。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迂疎。以章句之學。竊祿于盛時。以日月之勞。致身

于婁路。戀臺鳳閣。嘗塵隸屬之員。熊軾虎符。屢假承宣之寄。未能補過。安敢冒榮。伏遇皇帝陛下。繼序以思。正名而治。酌古今之廢置。載以官儀。愼予奪之重輕。持爲國柄。不遺衰蹇。亦畀寵光。臣敢不仰戴洪私。敬承異數。循名責實。慚非撰述之才。竭節盡誠。誓報施生之賜。

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臣知梓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者。昔嘗拜疏。願分鄉郡之符。今乃叨恩。遂載邦侯之旆。仰虔命命。俯激危心。伏念臣習不逢原。用難應務。起家從仕。希子雲之安恬。發策決科。鄙谷永之附會。每究觀于義利。靡狥易於險夷。持以自盟。久而無愧。半生零落。空驚歲月之崢嶸。晚景亨通。忽接步霄之步。武偶緣使事。輕去從班。未閱再朞。俄更四守。既遂里閭之請。又塵屏翰之居。力薄豈堪。恩深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智日躋。成湯之善與人。必于器使。武王之不忘遠。燭以皇明。未譴衰遲。尙優臨遣。況臣早歲。曾使此方。導德澤于數州。粗能寡過。奉教條于一郡。敢不潛心。冀收亳髮之勞。歸荅乾坤之賜。

謝責分司表【原註】紹聖四年閏二月

人臣之過。莫大于不忠。王者之刑。必誅而無赦。仰賴好生之德。俾從分務之司。敬服寬恩。交流感泣。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艱危。不知事主之大方。徒惑近名之小智。出辭妄亂。遇事狂迷。名教之所莫容。憲法之

所不宥。復何面目。尚綴班聯。既假職于別都。仍卽安于善地。餘生甚幸。化力有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加意盈成。勵精聽斷。繼志述事。以光大前烈。顯忠遂良。以固安永圖。察萬物之殊源。無容紛糾。憫一夫之垂盡。未卽誅鋤。正其罪以示勸懲。錫之祿以養衰病。臣敢不追訟前眚。切防後愆。革行險之非心。持保身之深戒。生而無補。僅逃蕭斧之常刑。死或有知。猶冀敝帷之終惠。

謝責降南嶽廟表

壞法容私。義當顯戮。謫官領局。恩許自新。伏省過尤。良增戰灼。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艱危。早竊虛名。晚塵憮仕。持從臣之橐。無補猷爲。佩郡守之符。多隳職業。縱細民之盜鑄。致私鏹之公行。罪狀甚明。刑書未議。洎忝鄉邦之寄任。數爲風眩之侵陵。拜疏自陳。方覬退休之幸。原情必罰。俄聞責黜之音。仰畏雷霆。俯驚冰谷。欲繼上歸田之請。盧難逃慢令之誅。卽扶病以之官。已具舟而去里。窮途易塞。衰氣復傷。適當起纜之初。幾有蓋棺之事。遽飄流于三峽。遽放蕩于重湖。以七十之羸軀。盡八千之去路。備嘗險厄。屢及傾虞。偶全犬馬之餘生。深荷堪輿之厚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行適治。豐照通幽。督羣吏之循公。光昭先憲。寬一夫之垂盡。滋廣至仁。未卽誅鋤。止從廢逐。正其罪以警偸惰。錫之祿以養衰殘。臣敢不追訟愆違。恪遵檢押。雖有負薪之疾。豈敢乞骸。容懷結草之心。終期報德。

謝知邛州表

臣五月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敕一道至衡州。伏蒙聖恩就差臣知邛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卽時祗受訖者。貶處遐方。無復全軀之望。生還舊里。仍叨守土之榮。恩出非常。力同再造。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迂疎。粗聞修己之方。竊有逢辰之幸。熙寧拔士。早緣制策之採收。元祐擇官。晚有禁塗之更踐。乏深厚之文。以丹青典誥。寡周密之慮。以出納樞機。責任太隆。施爲奚稱。方朝廷之政舉。嘗勵翼以赴功。逮朋黨之論興。亦淪胥而被譴。天高莫訴。罪大胡言。羽翼傷摧。尤畏鷹鸇之搏逐。夢魂驚悸。深憂斧鉞之誅鋤。敢期放廢之餘。遽玷寵光之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乘天造。道並日升。聖繼聖以儲休。光昭大慶。新又新而作德。覃及羣倫。盡成湯解網之心。廣夏禹泣辜之惠。哀憐謫籍。付畀郡章。肉白骨以覬充盈。然死灰而求炎焰。生成至此。報效云何。臣敢不欣戴至仁。推明初政。承流以治。少希循吏之所先。擊壤以歌。願與齊民而共樂。庶幾晚節。無累洪鈞。

謝授再知梓州表

臣先以罪。分司南京衡州居住。于元符三年四月。準告落分司差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至五月內。準敕就差知邛州。臣逐次謝恩祗受。及奉表以聞去訖。至今年二月七日到綿州羅江縣。又準告充集賢殿修撰。改差知梓州。臣卽時望闕謝恩拜受者。九殞之餘。忽逢再造。一年之內。輒易三遷。初備位於祠官。旋領麾於鄉郡。繼忝集仙之命。仍分左蜀之符。併出異恩。悉還舊物。幸非所望。感莫能勝。伏念臣學不能美身。志

未可適道。動踰涯分。易速悔尤。奮飛于畎畝。而濫倍英俊之游。涉獵于縑緗。而與聞朝廷之政。謂之才則嘗踐吏于臺閣。加之罪則久廢放于江湖。小人持附會之心。乘而下石。騷客有哀憐之興。惟欲招魂。累年趨必死之鄉。一旦履復生之地。洊沾殊澤。增貢餘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勃興治道。大判忠邪之勢。深權用舍之機。雖衆正在朝。足跨商周之盛。而一夫失職。尚攖堯舜之心。卹及衰殘。槩從收敍。臣敢不究觀否泰。省念初終。如痛定而反思。若塗窮而利往。枕邱適願。既知於瞑目之前。結草酬恩。敢憚於沒身之後。

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近準告命。伏荷聖恩。除臣依前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訖。臣聞能官人者堯之盛德。欲惠養于生民。再爲郡者漢之名卿。頗光輝于前世。蓋知而善任。則必能舉其職。故去而復至。則有以慰其思。乃君臣上下之交。亦古今賢聖之美載之行事。可得而聞。魏相之于河南。以方嚴成治行。黃霸之在潁上。以寬明得衆心。盜賊未平。願借寇恂之力。兒童相慶。喜聞郭伋之來。或體國以致忠。或宜民而立政。前功不替。後效愈明。近代以來。斯人蓋寡。未嘗有起于廢放。貢以寵光。復從書殿之銜。仍領鄉邦之寄。苟踰其量。徒厚爾顏。伏念臣學文不能。信道未篤。丁辰于始衰之日。誤涉華塗。被罪于垂老之年。久棲脅土。忽逢聖作。偶得生還。特出淵衷。悉叨舊物。況漳川之區域。乃益部之比鄰。嘗綰郡

章。尙傳里誦。江山如故。得陪父老之嬉遊。邱壟不遐。庶盡歲時之孝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大政。萃聚衆材。用人如日之照臨。正邪自辨。成物若天之化育。小大不遺。所以甄收及于衰朽。臣敢不持循素節。勉強暮齡。廣上德之寬仁。邺遠方之凋瘵。處耕田鑿井之衆。不失常生。在垂衣拱手之朝。庶幾小補。

乞致仕表

臣生長遠方。逢值聖世。擢皇祐進士。登熙寧制舉。元祐中塵冒侍從。紹聖初謫放江湖。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誕敷鴻澤。昭洗過惡。敍復班聯。臣深欲勉竭疲駑。仰荅造化。而齒髮衰暮。疾恙侵凌。竊慮職事曠廢。重取非戾。伏望聖慈念臣今已七十四歲。舊感瘴癘。間或病作。心力昏耗。難以釐務。伏乞特降指揮。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安養羸疾。遂其餘生。

謝致仕表

齒髮衰殘。義當告老。絲綸煥赫。恩許歸休。荷君父之始終。全臣子之進退。敬承俞命。感激危心。伏念臣起迹至寒。逢辰過幸。早竭簿書之力。徒自沈迷。晚叨侍從之班。訖無補報。侵尋暮境。眷戀故鄉。輒申謝事之誠。覬遂乞骸之願。仰煩睿鑒。俯察愚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道用中。堯仁濟衆。如天地陰陽之造。不間于微。雖蟲魚草木之生。亦從其欲。因而衰朽。得遂休閒。臣卽解郡章。言旋故里。想天顏之睟穆。欣覩清光。詠化日之舒長。敢忘帝力。